

軍國父母論

②

軍國父母論
蔣母之哲訓
蔣中正

蔣母之哲訓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四日初版

軍國父母論

每冊實價五角

著 者 陳 征 帆

出 版 者 中 華 慈 幼 協 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發 行 者 中 華 慈 幼 協 會

上海華盛路濟寧路日

印 刷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有 印

許序

居今日以言救國，其道蓋有多端；而如何提倡父母教育，以養成健全兒童，爲建設新型國家之基礎，其性質自屬十分重要，爲有識者所應嚴密注意，一致努力者也。本會教育組主任陳征帆君沉潛深思，黽勉努力，蓋好學篤行之士也。前既著中國父母之路，以供獻於全國父母，茲復完成軍國父母論之著作，擬以是展佈其軍國父母之理想，願心可謂宏大已。余研討陳君所謂軍國主義卽文武並進主義，與蔣委員長所倡文武合一教育若合符節，而所謂軍國父母卽愛國父母之別稱，蓋係以文武合一教育訓導其兒童，並以服務至上主義培育其兒童，完成其兒童者也。盱衡世界大勢，瞻顧國家前途，吾全國父母始有接受此種理想之自然趨勢；甚望讀此書者能奮然興起，身體力行，庶爲不負著者之苦心已。

許序

許建屏 廿六、三、十五、於中華慈幼協會

陳序

夫所謂軍國主義者，係國家主義之產物也。彼軍國主義者整飭戰備，鞏固邊疆，固屬未可厚非；惟每見強盛之餘，趨向侵略，則又爲當世君子所詬病。陳征帆君所著軍國父母論果何所取義，所謂軍國父母果係軍國主義者之流亞乎？曰，是大不然也。夫陳君所謂軍國主義，乃以總理之民族主義爲基調，而非以德日式國家主義爲基調者也。故向日軍國主義之所注重者爲武力，而陳君所謂新式軍國主義之所注重者，則爲武力與文化之平均發展；是舊式軍國主義者惟知有我，不知有人，而新式軍國主義者則旨在儲實力以自衛，並深願與其他民族和平相處，並存而並榮。陳君於軍國主義就是文武並進主義文中，曾中言民族道德與『濟弱扶傾』之必要，於軍國父母論文中，更明告軍國父母應訓導兒童爲本國而服務，爲世界人類而服務，則可知軍國父母決

非舊式軍國主義者之流亞，而新式軍國主義之優於舊式軍國主義者，直不可以道里計矣。是書也出，殆爲當代父母之圭臬；深望讀此書者能明辨新舊軍國主義之分野，本乎蔣委員長文武合一之旨以教育其兒童，而爲我國之武力與文化建立萬年不拔之基礎，斯爲我民族之巨庥已！軍國父母論之大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陳鐵生 廿六、三、十八、於上海

自序

生而爲今日之國民，卽不可不努力救國，引天下爲己責。余旣受命主編現代父母月刊，輒返躬以自問曰，其將何以協助吾全國父母領導其兒童，以共進於救國與救世界之偉大道途乎？探之於方寸，證之於觀察，考之於典籍，徵之於歷史，余乃堅定深信：中國父母必須轉變爲軍國父母，然後始克領導兒童服務於本國，服務於世界。余旣著軍國父母論揭其大意，更續著軍國父母的哲學、軍國父母備忘錄，藉以闡發吾之理論，補充吾之意見。區區微志，在明告全國父母以前進之方針，詎非提倡父母教育中最基要之一事乎？嗟夫！時變孔亟，來日大難，吾全國父母當然負有救國與救世界之雙重責任；願欲完成此雙重責任，則非先轉變爲軍國父母不可也。顧亭林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張伯苓云：「有我在，中國決不致亡。」吾全國父母其念之

自序

哉！其勉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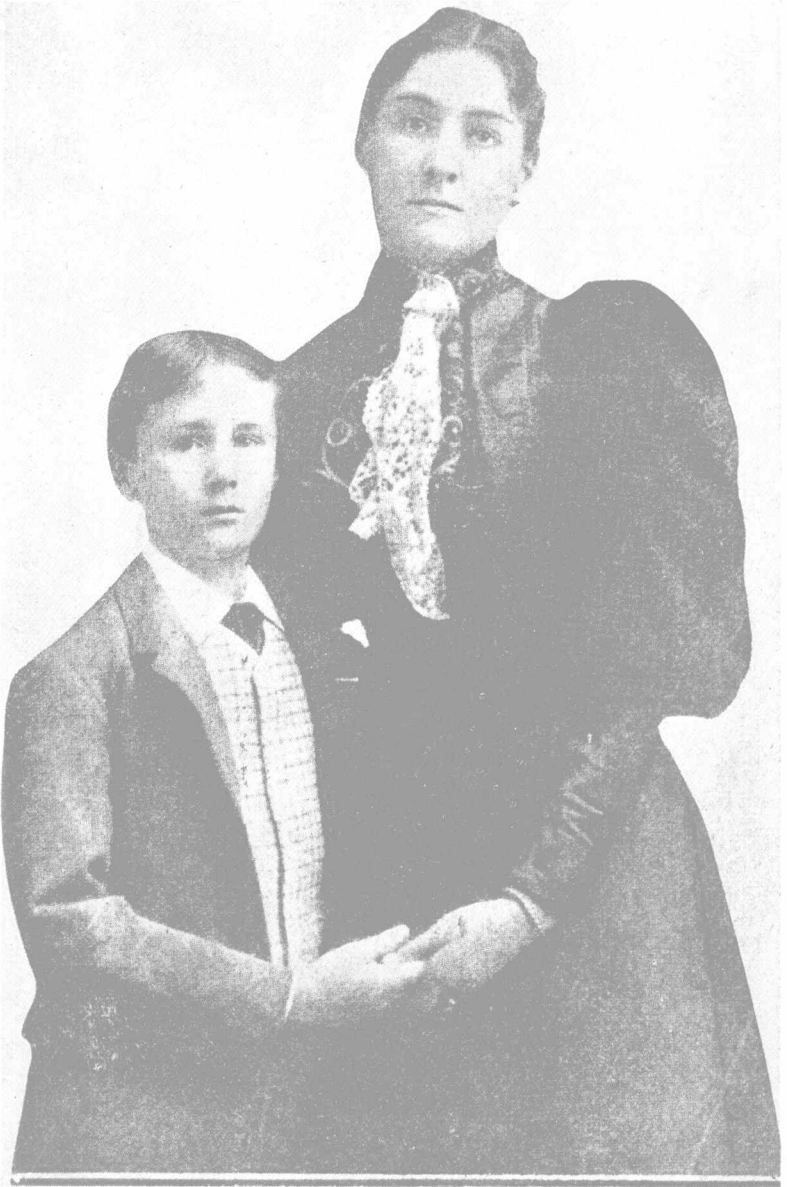
陳征帆
二十六年三月十日

現代父母月刊

預定全年一元
中華慈幼協會發行

現代父母月刊以「提倡父母教育，推進兒童幸福」為宗旨，研究實際的父母問題，提供具體的參考資料，將現代教養兒童的方法與經驗，供獻於一般為父母者，俾得養成健全之兒童，為建設健全國家之基礎。在消極方面，企圖推翻落伍的，謬誤的、反科學的教養兒童之觀念與方法，在積極方面，企圖建立現代的、正確的、科學的教養兒童之觀念與方法。發行以來，歷承各方歡迎，咸推為適應中國當前需要，為現代一般進步家庭所不可缺少之刊物。內容分論著、譯述、經驗、問答、瑣屑、情報、文藝等。每冊零售一角，預訂全年一元。

美總統羅斯福於兒時與其母合影



中國父母之路

陳 征 帆 著
中華慈幼協會發行

本書共二十餘萬言，內容有中國父母之路，中國父母建設新中國之具體方案，中國兒童讀物之新路線，中國需要健康的兒童，戰地英魂的啓示，父母智力測驗，生育節制與兒童幸福，兒童節的意義，美國兒童年概況，蘇俄的母女競賽，美國兩父親，法國的父母生活等等。附錄有日內瓦保障兒童宣言，兒童問題，慈幼的問題，父母十誠，父母的信條，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父母會組織綱要，一個示範的家庭教育標準，育嬰須知，產婦須知，美國賽珍珠女士之老母親，日本菊池寬之父歸，有島武郎之與幼小者等等，皆對於全國父母大有貢獻之作品。書前附精美插圖與雄壯歌曲。每冊實價八角，外埠酌加寄費。

父母教育掛圖

陳征帆造意
胡笳音繪圖

邇來我國人士，漸知父母教育之重要，各地多有組織父母會，母親會，母姊會，母道研究會，藉以昌大父母教育者；惟因尚無相當之父母教育掛圖，故於進行上頗感覺不便。本會有鑒及此，特出版父母教育掛圖，藉供各地慈幼同志之需用。全套共分十張，名目列下：

- (一) 父母教育研究會，
- (二) 正當的人生觀，
- (三) 大無畏的精神，
- (四) 有規律的生活，
- (五) 家庭公約，
- (六) 家庭圖書館，
- (七) 父母的態度一致，
- (八) 在密室會議，
- (九) 在密室懲罰，
- (十) 兒童的玩具。每套實價五角。中華慈幼協會發行。

父 母 學

亞麗德博士著
中華慈幼協會發行

日今我國提倡父母教育之聲浪，甚為普遍，但坊間尙無一闡明父母教育之善本，實為一大遺憾。本會有鑒及此，特出版『父母學』之名著，藉供各地提倡或研究父母教育者之應用，想當為一般所歡迎。該書為美國聖星奈德大學兒童心理學教授亞麗德博士所著（張官廉譯），對於現代父母之各種問題，皆有極詳明而透闢之闡述，早已蜚聲歐美，家絃戶誦，咸推為闡明父母教育之寶籍。我國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讚美該書為（一）有科學的根據，（二）有革命性的建議，（三）有適當而豐富的例證，是一本理想的父母教育傑著，其價值可想而知。全書共分十五章；譯筆生動，活潑，而有趣味。在此全國提倡父母教育聲中，凡為父母者，準備為父母者，以及一切關心父母教育者，皆應人手一編也。每冊實價六角，外埠酌加寄費。

刊誤表

第七面第二行第十四字『助』字爲『相』字之誤
第十三面第一行開首之『念』爲誤植

出版預告

本書著者另著有「軍國父母的哲學」

「軍國父母備忘錄」二書，定於二十六年六月出版，希讀者注意。

目次

許序

陳序

自序

軍國父母論

.....一

老虎總理的血淚語

.....三七

美國的第一母親

.....四五

蔣母與閻母

.....五五

軍國主義就是文武並進主義……………六三

參考資料

- 送兒行（易君左）……………九五
- 軍中寄子書（任環）……………九七
- 獄中上母書（夏完淳）……………九九
- 赴義前別父書（方聲洞）……………一〇一
- 報國與思親（蔣中正）……………一〇三
- 中國不亡論（潘公展）……………一〇九

軍國父母論

我們的中國——這目前的中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都是個落後的，退步的，在世界上不能抬頭的國家。有人說，以這種落後的國家，比之歐戰前的俄國，還是望塵莫及；牠只能比於現時的阿剌伯、阿富汗，或者三四十年前的巴爾幹半島，或者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國和法國。看看我們國家的情形，再看看別的國家的情形，誠然令人不得不發生這樣的感想。

一個國家的真實力量，是寓於武力（武化）與文化之中的。試問，我們在這兩方面，果然具有真實的力量麼？

歷史所告訴給我們的，我們的這個國家（指漢族所建立的國家而言）自有史以來，即備受異族之侵凌。殷時代的燠鬻，周時代的玁狁，秦漢時代的匈奴，隋唐時代的突

厥，宋時代的契丹女真，這都是叫漢族束手無策，晝夜爲之不安的。公元三一三年，晉懷帝爲匈奴所害，繼以五胡亂華，屠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之衆，耶瑯王司馬睿從揚州渡江到南京建立國號，中州士女避亂南遷者十居六七，是爲我民族之第一次大遷徙。一二二七年，有靖康之亂，女真兵大舉迫宋，汴京（今開封）陷落，徽欽二帝等千二百人被虜而北，宋室南渡，高宗在南京卽位，是爲我民族之第二次大遷徙。一二七九年，蒙古族之忽必烈（卽元世祖）遣都元帥張弘範陷崖山，宋室顛覆，是爲我民族之第一次亡國。一六五〇年，通古斯族之福臨祖努爾哈赤（卽清世祖）逐明代永曆帝逃奔梧州，明室因以顛覆，是爲我民族之第二次亡國。一九一二年，我民族光復舊邦，建立中華民國以來，二十一條要求事件，五卅慘案事件，沙基慘案事件，萬縣慘案事件，濟南慘案事件，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熱河事件，冀東事件，綏遠事件……禍變迭起，驚心動魄，我們民族的榮譽固然已經是掃地以盡，而我們民族的生存權，也就遭遇了極大的威脅。這樣說來，我們在武力方面，實在是毫無真實力量可言的。

說起來，我們的中國是一個『重文輕武』之國，那末，在文化一方面，就應該光華燦爛，大有可觀了。然而若從事實上一加考察，則大大不然，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們的老祖宗在極其遙遠的過去，固然曾經發明過指南針、紙、麻藥、印刷術（固定）、磁器、有煙黑藥等等；然而一輩當子孫的，却有什麼發明是足以媲美先人，而供獻於世界的呢？世界人類的信史，大概已有五千年之久。在這過去的五千年當中，人類的重要發明，其偏於術者共有五千餘種；其中之最重要的，也有一百多種，而這一百多種，如印刷術（活體）、打字機、蒸汽機、照相術、望遠鏡、顯微鏡、電報、電話、電燈、電車、火車、飛機、輪船、自行車、人造絲、成衣機、洋灰、掛鐘、寒暑表、留聲機、漂白粉、火柴等等，其十分之八，又都是成於近代人士之手。試問，有那幾件發明，是成於中國近代人士之手的呢？

近代科學的進步，可說是一日千里，十分驚人。在十八世紀以前，各時代的大發明，其偏於學者，總共不過只有十六種；到了十九世紀，則有二十四種之多；而到了

二十世紀，每年總有一種或數種的發明，依據我們的預料，本世紀的學的發明，大約將有數百種之多。在過去的三十六年當中，世界上的學的發明很多，有相對性原理、空間和時間的統一論、力的量子論、新量子力學說、旋轉電子說、電子與原子衝擊之定律、電離學說、原子蛻變說、原子價配位說、發射性元素蛻變說、什勒頓吉波動方程式、納恩思特定理、血管縫合術、日光療法、化學療法、維他命、六〇六、貧血病治療法、白喉治療法、糖尿病治療法、腳氣病治療法、用瘡疾傳種治療法等等。試問，在這許多學的發明之中，又有那幾件是成於我們中國現代人士之手的呢？

由以上看來，可知我們的這個國家豈僅是在武力方面，毫無真實力量之可言，即在文化方面，也是毫無力量之可言的。我們既沒有相當的武力，以保衛自己，我們又沒有相當的文化，以發展自己，並供獻於人類（註一），我們如何能存在於世界？如何能別叫的國家來重視我們？來尊敬我們？

倘若說中國的民族是劣等的民族，這不僅為我們中國人自身所極端否認，並且也

要爲世界上一切有識者所極端否認。在歷史遙遠的過去，我們的祖先就曾經發明了指南針、紙、麻藥、印刷術、磁器、有煙黑藥，以至於飲料中的茶葉，衣料中的絲織品，房屋的拱門，河邊的吊橋等等——這一些，都是人類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東西。試問，倘若我們這個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話，我們的祖先還能夠發明這一些寶貴的東西麼？可是，既然我們的這個民族是具有優秀的素質的，那末，在現代世界的發明史上，又爲什麼沒有我們中國人的供獻和地位呢？佔有了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擁有了四萬萬五千萬的繁衆人口，而我們中國人竟不能雄往邁進，建設起一個強大的光榮的國家，這到底是因爲什麼原故呢？我思之重思之，乃不得不斷言：這是因爲中國不曾實行軍國主義的原故（請參攷拙著軍國主義就是文武並進主義一文），而中國之缺少軍國父母，絕對大多數的父母都是屬於反軍國父母的類型，這更是中國命脈的重大致命傷！

因爲論題的限制，所以我們現在專論軍國父母。所謂軍國父母，當然是信仰軍國

主義（文武並進主義）的，他們教養子女，是站在爲國家與爲世界人類的立場的（新式軍國主義以 總理的民族主義爲基調，故含有大同主義的成份），而他們教養子女的目標，就是要子女日後去爲國家服務，去爲世界人類服務的。他們的精神是愛國的，是愛世界的；他們的氣概是犧牲的，是爲人的，是偉大的，是崇高的。在他們教養之下的子女，自幼即習知有國家，自幼即習知有世界，日後長大成人，必然能服膺軍國主義的真理，去爲國家與世界努力，那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了。

軍國父母的教養子女，是依據着文武並進的原則的。子女出世以後，軍國父母就要本着科學的指示去養育他們，注意他們的起居飲食，注意他們的運動和鍛鍊，藉此培植兒童的強健體格，也就是爲中國的異日鬥士，先準備好鋼鐵似的體魄的基礎。軍國父母除了培植子女的強健體格以外，還要努力養成兒童的鬥爭意志。要叫子女敢於爲正義而奮鬥，樂於爲正義而犧牲，並遵守紀律，服從領袖，勇往邁進，戰勝艱難，愛團體甚於愛個人，愛公義甚於愛私情，愛國家甚於愛家庭。此外，軍國父母還要把

關於文化的事項，告訴給子女知道：凡是「利用厚生」之物，皆屬於文化的範圍；我們人類的前途，決不是在於互助凌轢，而是在於互助與征服自然；惟有科學纔能增進人類的幸福，惟有科學纔能改善我們的生活狀況。軍國父母要鼓勵子女研究科學，探求一切自然界的知識。我們中國人必須循依探險、發明與發見的途徑，以求効力於國家，効力於世界——像這樣的一個信念，也是軍國父母要灌輸給子女的。

然而一百二十分地可惜，像這樣的軍國父母，在我們中國社會裏實在是鳳毛麟角，在千萬人中難找得一二。在歷史上，我們有一位軍國母親——岳（武穆）母，她目光遠大，不爲流俗意見所左右，獨能以『精忠報國』訓勉其愛兒，而爲愛兒樹立奮鬥救國之不拔基礎。可是，像這樣的母親，在過去能有幾人呢？在今日又能有幾人呢？

時間無論古今，空間無論遠近，我敢說，我們中國當父母的人，其絕對大多數都是屬於反軍國父母的類型，而非屬於軍國父母的類型。什麼叫做軍國主義，當然「匪

伊所思』；他們教養子女完全是站在爲我的立場，而他們教養子女的目標，就是要子女日後去爲父母個人服務，去爲父母個人犧牲。『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這就是他們的格言。將本求利，放高利債，這就是他們的心事。把兒子教養好了，日後升官發財，父母就可以跟着享福——這與養豬的人拿好食料喂豬，把牠養得肥肥的，希望日後好從牠多得些利益，又有多大的分別！父母道的尊嚴，從此掃地以盡！而爲子女者，也就難免當父母祭壇上的羔羊（犧牲品）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怎能希望一般的子女日後去爲國家努力？日後去爲世界人類努力？

反軍國父母的教養子女，是依據着不文不武的原則的——倘若他們有個原則的話。他們把子女看爲個人的私產，只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升官發財，光耀門楣，做父母的可以跟着享福，至於什麼叫做文化，什麼叫做發揚文化，那自然不是他們所要加以考慮的了。他們所教導給兒童的，是一種奴隸的道德，埋沒了子女的個性，壓抑了子女的創造的欲望，試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能有產生文化的可能麼？反軍國父母

的養育子女，並不是本着科學的指示，乃是本着祖老太爺和祖老太太的指示，把幼小的子女包裹得十分嚴緊，不讓子女活動，不讓子女跳躍，不讓子女接近大自然，只要一聽見了哭聲，就立時喂奶，不管需要不需要，整天地把子女抱在手中。（有人說：『中國的孩子是在抱中長大的。』良非虛語。）像這種樣子的養育，自然要把子女的體格弄得十分孱弱，而我種族體格之不能與外人相比，亦即種因於此。這樣的兒童長大起來，如不夭折即屬萬幸，我們還能希望他雄糾糾氣昂昂，當一個執戈衛國的英武鬥士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

迴憶於民國十八年，我國某軍事當局電邀德國軍事家博威氏前來視察。當時各國都非常忌視，以為博威來中國後，必將有所建樹。不料博威到中國一度視察後即飄然引去，並且告訴我軍事當局說：『很抱歉！嚴格地說起來，貴國實在沒有軍隊！』他爲什麼這樣說呢？原來經過他一度視察之後，竟發現中國的軍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數，都是身體不及格，不配加入軍隊服務的。唉！我們尙未與敵人對陣，而自己的隊

伍就早已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戰鬥力，言念及此，能勿寒慄！而追原禍始，實在家庭，反軍國父母之遺誤於我國家者，可謂大矣！

在反軍國父母的手中，有一件很靈驗的法寶，是足能鎮攝住子女，叫子女不得不伏伏帖帖地做父母個人的犧牲品的。談起這件法寶，人人皆曉，世界聞名，那就是所謂孝道至上主義了。這一個主義的來源很長，是經過了幾千年的歷史，由於無數倫理說教者的苦心與努力，然後製造成功的。當初的倫理說教者爲什麼要建立這樣的一個主義？這一個主義曾在專制帝王的時代完成了何等的使命？這一些，都不是我們現在所要申論的；我們現在只是要拿現代人的眼光，去觀察這個主義，去研究這個主義；只要這個主義對於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是有利益的，我們當然要去保存牠，維持牠的；否則，倘若這個主義是有害於我們今日的民族和國家的，那末，我們就得拿毫無憐恤的態度，去摧毀這一個主義，去消滅這一個主義。任何過去的偉大的倫理說教者，他們的地位以及他們個人的聲望，是不能和我們民族和國家的前途相提並論的。我們只

能拿最大的關心，給與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却萬萬不能拿最大的關心，給與任何過去的偉大的倫理說教者。

筆者個人是一個贊成孝道，主張孝道的人（筆者有軍國父母與孝道一文，收在軍國父母的哲學書內）；然而對於孝道至上主義，則爲了我們的民族，爲了我們的國家，却不得不表示斷然排擊的態度。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可見得孝弟也者，實爲修德求仁的初步工夫，而非修德求仁之圓滿告成。一個人能夠孝弟，那只算是剛剛踏上爲仁的第一階層，此後如何繼續前進，如何『升堂入室』，自然還需要不斷的努力。又譬如那在國民學校讀書的小學生，他剛剛認識了幾個最淺近的字，那裏有什麼值得驕傲，或值得他人稱頌之處？爲子女者學習着愛父母（孝敬父母）——爲父母謀幸福，這可以說是爲仁的第一個步驟；其後學習着愛國——爲國家謀幸福，這可以說是爲仁的第二個步驟；再學習着愛世界——爲世界人類謀幸福，這

可以說是爲仁的第三個步驟。爲子女者不僅要學習着愛父母，並且要學習着愛國家，愛世界人類。以爲仁步驟之先後言，爲子女者自然先應該學習孝道；而以三種道德之重要性而論，則愛世界之道實包括愛國家之道，而愛國家之道又包括愛父母之道，這樣看來，孝道實在是一種起碼的最低的人類道德，我們固然沒有廢棄牠的理由，然而

爲仁之步驟



念，把牠的價值特別地抬高，要抬高到九天之上，却也是於理不合的。

孝道至上主義的悲劇，就產生在這裏：孝道明明是一種起碼的最低的人類道德，我們偏要把牠抬高到九天之上，讓牠獨佔人類道德的寶座，其結果，遂使得一般的女子（也就是日後的一般國民），忘記了他們對於國家的義務，更忘記了他們對於世界人類的義務，國家無由發展，更談不上對於世界人類有什麼供獻了。孝經上說：『人之行莫大於孝。』又說：『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按孝經爲偽書，已有學者多人加以證明。）陳士賢說：『一孝立而百善從。』曹端說：『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吳柏心說：『人欲爲千古之完人，無他術也，惟於家庭侍奉孝思而已。』曾子更誇大地說：『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試問，在這偏重孝道的氛圍氣中，一般的子女正唯恐不能把全部的生命爲父母而犧牲，我們還能希望這一些青

年人去爲國家努力麼？去爲世界人類努力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在我們中國，所以有二十四孝圖說，而沒有二十四愛國圖說，所以時常產生愛父母式的英雄，而缺少愛國家與愛世界人類的英雄，其原因卽在於此。（說一個人學會了孝道就自然完成諸德，無須再加學習，這未免太淺薄，太幼稚了！果如所言，我們曷不盡焚諸經，而僅讀孝經？果有這種道理麼？）

孝道至上主義的最大流弊，就是使得人忘記愛國，忘記愛世界；在忘記國家與世界的場合，若干的孝道要訓，就不免流爲亡國滅種，消滅人間正義的種子。禮記上說，『不辱其身，不羞其親，』這將要使人不敢革命，不敢坐牢。禮記上說，『父母在，不敢有其身，』國家如何能用民？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國家如何能對外宣戰！韓非子說，從前有魯人從軍，三戰三北，因爲有老父，所以不肯死。孟子上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漢奸的子孫則當如何？論語上說，『父母在，不遠遊，』南北極冰島方面，還有人去探

險麼！（古書上說，『不登高，不臨深，』還有人坐飛機或潛水艇麼？）論語上說，『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惑也，』還有所謂正義之怒，以及義俠的行爲麼？胡氏家訓上說，『凡爲子孫者，凡事必告稟家長，不可直行己志，雖所行皆是，其奈不孝何，』果如所言，則人間的正義何在？人間的公理何在？我們的這個世界，豈不將變爲一個暗無天日的地獄了麼？不以國家與世界作前提，而斤斤提倡孝道至上主義，其流毒誠有不堪勝言者！（筆者要聲明：我並非反對上列的孝道要訓；我的意思是說，如以國家與世界作前提，則這些教訓都是要得的，如不以國家與世界作前提，而僅以父母個人的喜怒哀樂作前提，則這些教訓都是要不得的。希讀者辨清此點。）

禮義廉恥爲新生活之基準；而『廉』之一字，則尤爲今日中國所急需。試觀今日以前的中國，無論在政府機關裏面，在私人的營業機關裏面，不是時常地在發生營私舞弊，以及捲款潛逃的現象麼？（如招商局訟案，就是一個例子。）推究起來，都是因爲不廉的原故。可是我們要注意：在孝道至上主義的支配之下，我們是不能夠剷除

不廉的現象的，因為照着孝道至上主義的說素，只要一個人的行爲動機是出於孝，則一切的罪惡，都會被人饒恕，甚且被認爲道德。傅紹曾說：『……因親親長長，先家後國之觀念重，遂不惜侵奪社會國家的權利，以求達其孝悌之目的。試觀我國公共機關、政治官署等，多爲其領袖長官親族之公共飯廠，因人廢事，循私忘公，社會方面並不加非難，本人及其親族亦以爲應盡之義務與應享之權利，以致百事敗壞於冥冥之中。』（註二）這實在是一點兒也不錯的。美國的甘末爾教授曾批評我國道：『中國的毛病，在於人人都忠於家庭，但不忠於國！』艾迪博士在所著世界之危境書中說道：『「重親主義」就是優惠親戚的主義，是中國家族制度所直接產生的。不論政府中或公司中的位置，與其委任給一個誠實而能幹的外人，毋寧留給一個親戚：中國人以爲這是一種美德。許多經營鐵路或其他企業的商辦公司，耗費了幾百萬元的資本，終歸失敗而信譽掃地，其負責人大都是孝愛的模範，而又是使商業腐敗的罪人。』駐華美國使館參贊安諾德在所著中國問題裏的幾個根本問題書中說道：『保管責任之觀念，

在華人中，無論如何努力，終不能確立其穩定之意義。其故，蓋在此偏愛親人之一點；而此點又與中國之家族制度，有密切關係。此弊爲狀不一，根深而普遍。欲將家屬之責任與現代團體所負保管的責任之適當關係注入於中國人之腦中，須得千鈞氣力從事之。『英國倫理學家撒慕爾在所著實用倫理學書中說道：『不消說，家庭的要求不應比個人的要求或社會的要求更有絕對性，該二者必須交相爲用。在東方有些國家，其愛國觀念不大發達，而家庭觀念則自昔強固，以致公共幸福大受損害。引用親戚主義 (Nepotism) 盛行於政界。遇家庭義務與公共義務衝突時，前者佔上風，幾乎是當然的事。無論什麼地方，都有這些醜惡情形：家庭的義務過於重視，致破毀幸福；老年人靠其子女過活，吸取子女的生命，以滋養其自己的生命。』這可以見得，孝道至上主義能產生家族主義，有許多卑鄙齷齪，貪污惡劣的現象，實在都是從這裏發生的。今天，我們果真要提倡新生活，果真要培植廉潔的風氣，第一步的工作，就得來打倒這個害我民族，害我國家的孝道至上主義！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知道反軍國父母之遺誤於我民族者，是何等地廣大而普遍，而孝道至上主義之危害於我國家者，又是何等地深刻而慘烈！今而後，我們既決意建設起一個強大的新國家，那就非得把全國的反軍國父母都改造爲軍國父母不可；最爲要緊的，是要使子女明白自身對於父母、國家與世界所擔負的義務，其重要性之比較爲何如。我們應該打倒孝道至上主義，拿服務至上主義代替牠。

在每一個青年人的身上，是肩荷着三種的義務的：第一，是對於父母之義務；第二，是對於國家之義務；第三，是對於世界人類之義務。因爲父母是包括於國家之內的，而國家又是包括於世界人類之內的，所以國家的幸福，就能夠包括父母的幸福，而世界人類的幸福，又能夠包括國家的幸福。這樣看來，青年人對於父母雖然是負有相當的義務的（所謂孝道），然而他對於國家則負有更重大的義務，而對於世界人類則負有最重要的義務。倘若對於國家的義務（或對於世界人類的義務）和對於父母的義務發生衝突時，則爲子女者寧可放棄對於父母的義務，却萬萬不可放棄對於國家的義務。

三種義務之比較



務（或對於世界人類的義務）。意大利愛國英雄瑪志尼在所著人的義務書中曾說道：『國家和家庭好像畫在一個大圓裏面的兩個小圓；又好像一架梯子的下頭兩層——沒有這兩層，你們不能夠再爬上去，但是不許你們老在這兩層上面停腳的。』願我軍國父母其共誌此言！願我軍國子女其共誌此言！

在已往，一般的反軍國父母是拿那孝道至上主義，去束縛其子女，利用其子女，毀滅其子女的。至於今後的軍國父母呢，他們一方面要摧毀這有害於國有害於世界的孝道至上主義，另一方面，却要建立服務至上主義，以解放其子女，尊重其子女，完成其子女。耶穌說：『余之生，非爲役人，乃役於人。』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總理說：『人生當以服務爲目的。』又說：『現在文明進步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范仲淹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裴隣說：『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蘇軾說：『人生於世，不出一番好議論，不留一番好事業，終日飽食煖衣，無所用心，何自別於禽獸？』章淵若說：『爲人類所盡切實有益的工作，方是千古不朽，精神上的成功；富貴功名，不過是一現曇花而已。』又說：『吾人處世之態度，當僅計算每日工作之多少，而絕不應

計算在社會地位之高下，以及所獲權利之大小。』這可以見得，服務於人羣，實在是天下第一要緊事，古今哲人所見，蓋未嘗不同。倘若說孝道是起碼的最低的人類道德，那末，服務於人羣便是極度的最高的人類道德了。

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也極力主張服務至上主義。他所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句話，實在是一部人生哲學的總綱領。在就業訓導班創設之意義與教育之要旨一文中，他說道：『夫人生而羣，衣食教養之資，孰非取之社會，將有所受，必有所施。中國之大，得受大學專門教育者，千人之中，不得其一。此極少數之知識份子，若猶僅以個人飽暖爲目的，則國家社會之榮枯休戚，將由何人肩其重任。卽就個人之成就言，亦非確立服務的人生觀，無以安身立命，而自臻於遠大。古今中外，一切英傑秀特之士，其所以成德立業，永垂不朽，亦莫非引天下之飢溺爲己責，犧牲自我，服務人羣，由利他之一念做出耳。大禹菲衣惡食，形勞天下，墨子摩頂放踵，刻苦躬行，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此皆抱定利他濟世之宏願，發揮服務犧牲之精神，以完成其最高上之人格者也。』在南昌召集各中學校長及學生訓話時，他說道：『我們爲學的目的，也就是要救人，要救國，要改造社會，要復興民族，要爲社會服務，爲國家盡忠，爲人類造福。簡單地講，就是學爲濟世，學爲救人。如此爲學，然後學乃有成。如此爲學，然後學能致用。如此爲學，然後學問纔有價值。』在昆明對各校員生演講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他說道：『我們做了一個人，便應當知道父母之恩如天高地厚，而必有盡孝來圖報答，庶幾無忝所生。更應該曉得，除父母以外，我們完全靠了國家社會的扶持教養，然後成人，所以必須對國家社會有所供獻，能增進人類的福利，然後我們的生命纔有真實的意義與價值。大家要曉得，雖然空間是無窮大的，時間是無限長的，而我們個人的生命却渺小如滄海之一粟，短促如曇花一現，然而無窮大的空間却是我們的舞台，無限長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旅程，宇宙萬物，都是爲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全人類的生

活。惟有如此，纔可以找到並增加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至於無窮大，無限久。『領袖之所屢次昭示者如此，我們當怎樣地黽勉努力，以共進於服務人羣之坦途啊！』

仔細地說來，我們的服務可以分爲兩個方面：第一，是服務於本國同胞，所謂愛國者是；第二，是服務於全世界人類，所謂愛世界者是。總理已經囑咐過我們：『有國界之分一日，即當衛護不懈。』意大利的愛國英雄墨索里尼說：『我自己不希望什麼，我也不爲我的家庭打算。不要物質的享受，不要虛榮，不要歌功誦德的東西，不要歷史上能佔得地位的稱讚與議決。我的目的是十分簡單——我希望使意大利偉大，被人尊敬，並且使人畏懼。我希望使我們的國家，能不愧她的尊貴的和悠久的歷史。我希望以我們合作的最高方式加速她的發展。我希望使我人民獲得永久的更大的興盛。我希望創造一個政治組織，以表現、擔任並保障我們的發展。在我的希望中，我不厭煩地注意我們新生的和重生的意大利。窮我所有的能力，窮我所有的精力，不停

止地爲國家服務，使人民得着他們的最完備的幸福機會。『墨索里尼拿這種純潔的思想和熱烈的態度去服務國家，我希望我的同胞們，也能拿類似的思想和態度，來愛我們的中華民國。在承平的時期，我們要各盡所能，循文武二途，去爲國家服務。我們要建設強大的海、陸、空軍；我們要努力於學術研究，進行探險、發明與發現的工作。（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會獲得諾貝爾學術獎金。）一旦到了對仇敵宣戰的時候，那末，我們就要應徵入伍，『祈戰死』（日本的國訓），父以戰死勵兒，妻以戰死勵夫。李綱說：『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廣瀨武夫說：『國家有事，卽當犧牲其性命以救國；無論何時，皆可以死。』舒賓懷說：『國啓戰端，男兒當以死助同胞，雖海嘖山崩於前，亦弗稍憚。不可稍退一步；吾之立處，卽可爲吾死所。』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亞力士多德說：『戰死乃死中之最有榮譽者。』荷雷斯說：『爲國家而死，是甜蜜的，是光榮的。』（英國俗語說：『爲國而死，死亦愉快。』）擺倫說：『死於此種國家大計之下，死亦不死，毋寧認爲

入於永世不死之門。』西哲魯說：『父母，我敬愛之；妻子、親戚、朋友，我親愛之。然而此等親愛之情，皆集合包含於所謂吾國一物之內，故當國家有大事時，倘能以一死而有益於國，其誰惜犧牲此性命乎？』像這一些的伟大教訓，都是我們應該念念不忘，而銘諸心版的。

我們服務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全世界人類。所謂國家，『就是我們藉以增進公共利益的槓杆的支點。』（瑪志尼語）正因為一個人夾在世上許許多多人的當中就脆弱了，就被吞滅了，所以我們必須有個國家，與在語言、思想、習慣上都較為親密的人民聯合起來，集中在一定的地方，以齊一的心志，進行特種的事業，求可以出力利益一切人類。國家就是我們的工作場；我們工作的效果一定要連輸出去，造福於全世界人類的。在今日的世界上，倘若人類沒有光明，我們的國家就不能單獨地有光明，倘若人類沒有繁榮，我們的國家就不能單獨地有繁榮，所以我們實在是隨着人類的上昇而上昇，隨着人類的降落而降落的。『國家爲人類之公民，一如個人爲國家之公

民。』(瑪志尼語)『一切民族國家，在生活中均爲伴侶。』(克那普、費希語)世界與國家的休戚相關，就等於國家與個人的休戚相關，因此，倘若我們真心愛國的話，就應該以真心愛世界，以真心愛人類。『我的同胞啊！爲你們的義務和你們本身的利益起見，我要你們負責記住：你們的第一種義務——你們沒有先履行就不能希望履行對家庭、對國家的義務的那些義務——乃是對於人類的。你們的言語，你們的行爲，都應該是爲一切人的，因爲上天的慈愛和他的法則是爲着一切人的。』你們的第一件義務是對人類的——第一不是指着時間的先後上，乃是指着重要性的大小上，因爲假如不瞭解這件義務，你們對於其餘的義務，就是能履行，也是不完全的。你們有做公民的、做兒子的、做丈夫的、做父親的義務——這些神聖的不可違背的義務；但是使這些義務成爲神聖不可違背的義務的理由，乃是你們因爲是人而必須擔負的使命，因爲是人而必須克盡的義務。『你們要愛人類。在你們對於你們國家或家庭方面做一件事的任何時期，你們先問問自己，『我正在做的事情，假如人人都做，假如爲着人人

這樣做，是有益，還是有損於人類呢？」假如你們的良心回答說，「這樣，就有害於人類，」你們就趕緊停止不要做；縱然你們看來，好像你們這樣做對於你們國家或家庭立刻有個好處，也得停止。」——這以上三段言論，見於瑪志尼所著人的義務書內，洵不愧爲真正的愛國者之胸襟！

今而後，我們中國人將循依何種途徑，以服務於世界人類呢？我以爲，至少有兩點可以提出來說說。第一點，我們中國人要認識文化的本質，知道凡是『利用厚生』之物皆屬於文化之範圍，要從探險、發明與發現的途徑，以求建樹於世界。孔子說：『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像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發明蒸汽機的瓦特，發明輪船的福爾頓，發明火車的司提文森，發明飛機的勒特兄弟，發明電車的西門斯，發明電話的伯爾，發明照相術的尼愛布斯，發明留聲機的愛迪生，發明火柴的倫德斯特洛姆……他們給人類增加了許多的幸福，減少了許多的痛苦，這纔真是大地間第一流人物！（孔子嫌『聖』字不夠，簡直要尊他們爲『神』了！）

以後，我們中國人就要效法這等人物的榜樣，以求服務於世界人類。第二點，我們三民主義的中國，不僅有爲安定東亞之重要因素的可能，並且有爲安定世界之重要因素的可能。現在，我們的國家已逐漸地走上現代國家的正常途徑，只要繼續着發展，前途可說是實無限量。『最近十年內，中國國民和軍人思想上的轉變，真是異常地劇烈。幾千年所遺傳下來的舊習慣和舊風俗，在新思潮發揚的環境裏，很迅速地消滅。』（美人何然棣語。）『此際中央權力日益擴大，統一已告成功，凡百事業隨而進步，建設工作積極推行，所獲結果，均顯而易見。努力工作，寢成人民之嗜好，力求成功，已爲一般之意旨。人人皆抱精益求精之念，處處咸有事實爲證。』（法教授愛斯嘉拉語。）不久前，日本前任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在東京演講，對於中國統一之日見鞏固，及中國軍隊軍紀之增高，讚揚不已。於結論中，須磨更引證某外國人士所發『日本如日之西落，中國如日之東昇』一語，以警告其國人。按日本之是否如日之西落，那自然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要置論的；但是中國如日之東昇，中國必須如日之東

昇，這却是我們中國人的自信——我們中國人的絕大的自信。可是在日後，我們成爲一個強大國家的時候，我們要以其無畏的海、陸、空軍去侵略人家麼？那當然是不會的。我們豈徒自保疆域，不去侵略人家，並且還要實行總理的『濟弱扶傾』的遺教，拿道德的力量和軍事的力量，去扶助世界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企圖世界主義的完成，企圖大同理想的實現：我們中國人對於全世界的偉大供獻，大概就在這裏吧。

瑪志尼說：『因爲你們肯爲人類死，你們國家的生命就會永遠無盡的。』是的，今後的中國民族必將爲人類而努力，並且我們深信，中國民族也是永遠無盡的！

結 論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嘗試描寫過去的中國父母的一個大概輪廓，並指出中國之所以淪落的根本原因。依據筆者的信念，過去的中國之所以不能與世界列強相比擬，實在是因爲不曾採用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的原故，而中國父母之相率爲反軍國父

母，這更是中國命脈的絕大致命傷。今而後，爲了拯救自我，爲了復興自我，我們中國人自然必須皈依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而我全國父母之應轉變態度，個個人以軍國父母自期，那也是不待言的。在已往，中國的反軍國父母無所謂信仰，他們既不認識武化之重要，更不明瞭文化爲何物，本着自私自利的心胸，而惟以孝道至上主義訓導其子女，馴致使子女惟知有父母，惟知有家族，而不知除父母之外尚有國家，除家族之外尚有世界。毀滅中國的兒童的，就是反軍國父母。斲喪中國的命脈的，就是反軍國父母。阻滯世界的進步的，也就是反軍國父母。已往的中國父母，不僅是對於兒童犯了大罪，並且是對於國家犯了大罪，對於人類犯了大罪。今後的中國父母，爲了贖罪，爲了自新，爲了救國，爲了救世界，卽不可不轉變態度，人人以軍國父母自期。我們對於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要有明瞭的認識和堅固的信仰；我們要幫助兒童養成軍人的體格和軍人的道德，並且要使兒童明瞭文化的本質，知道崇拜探險、發明與發現，知道敬愛一輩創造機械以『利用厚生』的真正偉人。軍國父母沒有自私自利

的惡習，所以絕對不拿那孝道至上主義來遺誤其兒童，以達到束縛兒童，利用兒童的目的，却要以服務至上主義來訓導其兒童，以達到解放兒童，完成兒童的目的。軍國父母當然不會否認孝道的；然而他們却要使兒童明白，所謂孝道不過是一種起碼的最低的人類道德，惟有愛國家、愛世界，纔是高級的，值得稱頌的人類道德。在絕對必要的時候，進步的人類是應該忘懷父母的利益，以完成國家的利益的，或者是應該忘懷國家的利益，以完成人類的利益的。總之，軍國父母的姿態與反軍國父母是絕不相同的——軍國父母要善用其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權威，以進行改造民族的偉大事業。軍國父母要創造新歷史。

劉百川先生在所著衝破阻礙幹的二重束縛文中，曾指出家庭親故和腐敗官守是中國爲政者的兩大束縛。他說道：『一個人自生下地來，便受着不自由的束縛。凡屬頂天立地的男兒，只有從小自束縛之中摔脫鎖鍊以謀自立，纔可以自由的意志，爲國家犧牲作事。凡屬要幹，能幹，向前幹的人，最要準備犧牲的決心，邁進的精神，熱烈

的情感，淡泊的私慾，果決的行爲。但是，你總免不了受一種最親近的束縛；在中國舊式大家庭制度之下，種種牽制，以及軟化的環境，不知犧牲了若干堅強不能到底的男兒意志！……」對於劉先生的這話，我們當然表示無限同情；而以筆者的感想，父母實爲家庭親故中的主要份子，這家庭親故四字，豈僅爲中國從政者之沉重束縛，且更爲中國一般有志青年之沉重束縛。軍國父母所志者何事？就是要從根本上取消家庭親故主義，爲父母者首先不倚賴子女，其他親故更何待論，藉此爲子女消除最大的憂累，俾子女能專心爲國家奮鬥，能專心爲人類努力，去追求那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國家的命運，掌握於父母的手中——尤其掌握於軍國父母的手中。中國的軍國父母們呀！就請珍重你們的任務，完成你們的使命吧！

最後，請更以哲人紀伯倫之言（註三），贈我軍國父母：

你們的孩子，都不是你們的孩子，

乃是生命爲自己所渴望的兒女。

他們是借你們而來，却不是從你們而來。

他們雖和你們同在，却並不屬於你們。

兒童的靈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

那是你們在夢中也不能想見的。

你們可以努力去模仿他們，却不能使他們來像你們。

因爲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與『昨日』一同停留。

你們是弓，你們的孩子是從弦上發出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者在無窮之中看定了目標，也用神力將你們引滿，使他的箭矢迅疾而遙遠地射了出去。

讓你們在射者手中的彎曲成爲喜樂吧。

因爲他愛那飛出的箭，也愛那靜止的弓。

(註一)我們中國的文化是極其貧乏的文化；我們今後的急務，就是要迎頭趕上歐美，死心塌地的，學習人家的長處。胡適之在所著信心與反省文中，對於中國文化曾有極公允而又極沉痛的論述。他說道：「……第三，再看看「我們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豐富了。」壽生和其他誇大本國固有文化的人們，如果真肯平心思想，必然也會明白這句話也是無根的亂談。這個問題太大，不是這篇短文裏所能詳細討論的，我只能指出這個比較重要之點，使人明白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爲在那些方面，我們的貧乏未免太丟人了。我們且談談老遠的過去時代吧。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比論；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我們的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形美術與算學的兩方面，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 (Euclid) 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麼早的時代，在二千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太落後了！（少年愛國的人，何不試拿墨子經上篇裏的

三五條幾何學界說，來比較「幾何原本」？）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如駢文、律詩、八股、小脚、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竟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爲，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那裏去了？」

（註二）傅紹曾著中國民族性之研究頁五七。

（註三）凱羅·紀伯倫爲現代敘利亞之偉大作家，其所著瘋人、先驅者、先知、人子的耶穌等，皆爲傳誦一時，膾炙人口之作。所著先知充滿着超卓的偉大的哲理，和深沉的流麗的文詞，已由謝冰心女士譯爲中文，在新月書店出版。



老虎總理的血淚語

喬治斯·克勒滿沙 (M. Georges Clemenceau) 是法國民族的英雄，在歐戰中曾爲祖國建樹了莫大的功勳。他現在雖然已經作古了，然而他的光明高潔的人格，他的勇往邁進的氣概，都仍舊活在我們的紀念之中——尤其是活在法國人民的紀念之中。

克勒滿沙 徽號『老虎』，法人又稱他爲『勝利之父』。生於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法國西部大西洋邊房戴省一小村。他的父親班嘉明·克勒滿沙 (Benjamin Clemenceau) 是一位醫生，有三個兒子，而他就是長子。他的幼稚教育，是他父親自己負責的。他父親最疼愛的兒子，也就是他。他的父親具有深刻的哲學知識，是一個堅誠的共和主義者，愛公理，愛自由，愛獨立，並且喜好美術。克氏就是在這名畫，古玩，和舊書堆中長大的。(註) 他得諸父教，得諸環境的影響，自然是很深刻的。

他十四歲時遷居南特城 (Nantes)，肄業於該地中學校。畢業後，赴巴黎進巴大醫科，那時適在拿破侖第三帝國時代（一八六〇年），青年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克氏雖是醫科的學生，以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且在幼時感受父親的共和思想很深，對於這蓬蓬勃勃的青年政治運動，安能漠然無動於中呢？他很用功學醫；同時，他也很注意政治。

從一六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是法國內憂外患的恐怖時期。在大混亂之下，拿破侖第三倒了，國防政府成立了。克氏就於此時，被政府任命為巴黎第十八區的區長。時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他上任不到一月，普法戰爭已到了最後決戰的時候，法兵大敗，普魯士的軍隊正在浩浩蕩蕩，直趨巴黎。他那時發表言論道：

「敵人已經兵臨國門了。以我們的軀幹，充做國家最後的干城，為時也不遠了。人人都認識自己的天職。我們是大革命的子孫；我們要做法一七九二年時代我們祖宗的革命精神，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

他那時慷慨激昂，大有我國文天祥史可法的氣概。此後他親眼看到法國在普魯士威逼之下，訂了城下之盟；他親眼看見威廉第一在法國巴黎近郊凡爾賽宮中，宣佈德意志統一告成，接受德意志帝位；他親眼看到阿爾薩斯和洛蘭納兩省地方割讓於德。從此乃咬緊牙關，勇往邁進，抱了個臥薪嘗胆，誓雪國恥的決心。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了。克氏矢志復仇已三十多年，他這時登高一呼，喚起全國同胞準備決死。他最恨『在火線上退縮的戰士』，他自己就做一個榜樣。他的兩個兄弟以及三個兒子，在年齡上本來都可免去兵役了，却依舊慨然從軍。他的孫子也隨去。他的大女兒，在凡爾登充看護婦。他的全家，可算都在火線上，絕對不退縮。

他這副準備爲國犧牲的精神，在他一九一三年起發表的文章中均可看出。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力量，全部的肝胆，都準備貢獻給法國。他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是暮鼓晨鐘。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他寫着：

『現在開火了！死算得什麼！必須勝！人人的軀幹，都應供做國家的干城！』他

又說：『在國家危亡之時，一切政敵，皆應復歸於好，既往不咎。我們應信任法國歷史所賦與我們法國人的德性！現在除了國家之外，一切都滾蛋！』

一九一八年二月中，他揚臂大呼道：

『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是整個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對內政策，我是惟有督戰；對外政策，我也惟有督戰。俄羅斯叛賣了我們，我還是繼續督戰。我將繼續到最後的一分鐘！……』

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巴黎依舊在危險中。德兵已經逼到亞米揚的城下，離巴黎近在咫尺了。克氏與英相勞合喬治及海格上將會商；他更主張聯軍在指揮上必須統一集中，乃徵得二人的同意，發表福煦充任聯軍總司令的任命。

同時，他在議院裏宣稱：

『在你們面前的這個政府，決不接受任何妥協的和平！我們或死或守；但我們守着的一天，則國家多支持一天！』

他的話，得到全法國的同情。他的話，激起武裝同志的勇氣。繼而軍事狀況節節進展，愈顯出他堅決主戰的準確。一九一八年七月，德軍顯示停戰的狀態，而聯軍反攻的勢力，愈見堅實。

是年十月五日，德奧土諸國均求議和，法國的北方均不見敵蹤。

十一月十一日，全法國都鳴礮，表示正式休戰。上議院議員全體，下議院議員全體，以及一般民衆們，都到布旁宮，向『老虎總理』致賀，其盛況爲法國歷史上所未有。全法國的人皆一致承認，若沒有克氏始終堅持，決不能得到最後勝利。『我督戰』一語，已成爲法國現代史上的名句了。

他親眼看見法國一八七〇年的慘敗，他親手造成法國一九一八年的勝利。阿爾薩斯和勞蘭納兩省土地復歸法有，兩省舉行慶祝時，他跟隨總統參加盛典，得到民衆熱烈的歡迎，使他非常感動，快活得連老淚也流了出來！

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更在當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宣佈德意志帝國成立的所在地

——凡爾賽宮玻璃廳中，以法蘭西共和國總理的名義，宣告德奧列強的末日，德國的皇帝退位，奧國的皇室一蹶不振，被他們壓迫的民族，從此獲得自由。

讀者諸君，克氏的這種蓋世的功業，是怎樣造成的呢？他是應用怎樣的方法，去戰勝各種困難與危險的呢？請諦聽他生前對阿根廷某新聞記者所發表的，下面一番悽楚動人的血淚語：

『老實說，我所以能這樣，全恃追想我父親往昔爲國努力所受的苦楚……無論何時，我一覺得我自己的信仰有一點兒搖動，我就想起我的父親。這樣一追想就夠了，我就立刻變了。我就變成另一個人了，我就變成了他。

『我的父親班嘉明·克勒滿沙原是一個醫生。你知道我最初也是一個醫生。有一天，他因爲法國同胞所遭的苦况使他異常悲痛，就把寢室關了，帶着妻子到南特城去，在那裏一面耕種自給，一面宣傳共和觀念。你想，在當時一八五四年的帝制自爲的法國，拿破侖第三剛把國會解散而自稱帝，把那些不肯屈服於他威勢之下的人都充軍

到非洲的阿爾及利亞 (Algeria) 去，當時的情形是多麼可危！

『在南特城的一家書店裏，常有一小羣智識階級人士在那裏聚談，我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有一夜，警察衝入把他捕去，因為聽見他在私人談話裏，主張共和的民治主義是拯救法國的唯一希望。他們決定把他充軍到非洲去。我的父親被他們起解的那一天，裝在一個囚車裏，立在兩個殺人犯的中間，我和我的母親到囚車旁邊去送別。我當時年纔十三四歲，看見母親哭得非常淒慘，看見父親在囚車的鐵柵裏面，戴上了手銬腳鐐。他平日親密的朋友，一個也不在那裏……囚車開行之前，我跑近囚車的鐵柵，對我父親說：「爹爹！我要替你報仇！」我父親大為感動，吻我伸進鐵柵的手，然後肅然地對我說道：「如若你要替我報仇，就必須勤奮用功，勤奮工作！」

『我確已勤奮用功，確已勤奮工作，並且替他報仇了。我現在八十八歲了。我希望再活十二年，用來衛護我父親的信仰。』

讀者諸君，從克氏的酸楚的自白中，我們可以知道：『老虎總理』的蓋世的功業

，實在是由於偉大的父教之所造成的！他父親出死入生，流離顛沛所夢想的共和，卒得其子之實力擁護，而燦爛大放光輝，稱爲報仇，可以無愧！據他的自述，乃知他一生所以能不畏艱難而勇往邁進，實在是得益於『愛國之父』之所賜予的英士披里純（Inspiration，卽感悟）！

唉！時代的風雲兒，是值得我們欽佩的！而那具有英雄氣概的父親——班嘉明·克勒滿沙，更是值得我們敬仰的！中國的父母們喲！像班嘉明·克勒滿沙那樣的偉大的父親，他不僅是法國的光榮，並且也是世界人類的光榮啊！

（註）生活書店編人物評述頁一八九至二二二

美國的第一母親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美國舉行大選，羅斯福總統於四十八州中獲絕大多數票，當選連任爲美國大總統。據四日國民社海德公園電載稱：『本鎮居民，昨夜多持火炬列隊遊行，經過羅斯福總統私邸，慶祝選舉勝利。羅斯福當率領兩子露立雨中，向衆發表簡短演說，謂諸君來此甚佳，余已檢點選舉結果，今次勝利在美國史上雖非最大者，然亦可謂大矣。羅斯福於是將其老母扶至衆前，羣衆歡呼若狂，至羅斯福母子退入室中始止。』看了這一段電訊，對於當時那熱烈嚴肅，感人至深的情狀，我們不難想見一斑。

羅斯福總統是勝利的；羅斯福太夫人（卽傑姆斯·羅斯福夫人），尤其是勝利的。這一位高齡已八十六的老母，素有『美國的第一母親』之稱。對於她，我們不得

不加以絕大的注意；對於她，我們不得不加以絕大的尊敬。

羅斯福太夫人所以能獲得『美國的第一母親』之尊稱，所以能培養出一位超羣出衆，震爍世界的羅斯福大總統（註），那當然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據我們所知道的，她對於兒子的教養是十分盡心的；尤其注意於兒子的健康，故自出世以至青年時代，佛蘭克林·羅斯福（即羅斯福總統）未嘗吃過一口藥。羅斯福太夫人之教養愛兒的苦心及經歷，在她自著的我的兒子羅斯福一書中（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有譯本），有極其詳細的描述，那是實在值得加以贊許的。

羅斯福太夫人在我的兒子羅斯福書中，曾說道：『我覺得每一個作母親的人，無論是她自己或是由別人照料孩子，都應當學習如何看護孩子的方法。』這是何等賢明而透關的論調！

這位模範的母親對於自己的孩子的前途，是懷抱着怎樣的期望呢？請聽：「在佛蘭克林的幼年時代，我可曾想到他異日會作總統麼？不，我從沒有這樣想過。那末，

對於他將來的前程，我們是抱着怎樣的期望呢？說來也很微小，我只願他於長大時能如他父親一般，正直持重，公正仁慈，作一個有骨氣的美國人。」

羅斯福太夫人不僅有摯愛的心腸，並且有理智的頭腦。她說道：

「我們對於佛蘭克林並不立下許多必要的禁條，不准他做這樣，或是那樣；但是那爲他本身幸福而立定的幾條規則，必須要他嚴格地遵守。可是，我們從不爲了要嚴厲的原故，而表示出嚴厲的樣子。」

「別人常是隨順着他的意思；但是我，他的媽媽，却不是如此，而抱着另外的一種見解。當他只有四歲的時候，他喜歡玩「木馬賽跑」(steeple chase)的遊戲。有一天，他激我和他比賽。連接兩次，我都勝了；佛蘭克林對於這個遊戲，似乎有說不出來的不高興。」

「我要你的馬，你的比我的好。」他請求着。

「我把我的給了他，但是運氣很好，我又勝了。他忍不住這個極大的羞恥，就含

着很大怒氣，一言不發。我靜靜地收拾起這些玩具，用最堅定的語調囑咐他，在他沒有把這遊戲玩得很好之前，他不能再玩別的遊戲。我敢說，必定有人批評我教訓得太嚴厲；然而這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我不能容許佛蘭克林缺乏遊戲中的公正精神。

『我們從不爲佛蘭克林選擇書籍。我們主張由他自己從我們歷年收藏的良好書籍中去找尋。因爲我們爲他選擇，終不及他自己去選擇爲更能適合他的興趣。他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歷史；尤其喜歡讀海軍司令摩罕(Admiral Mcham)所著的海軍史，直至他能夠完全記得書中的內容。然而他的讀書的嗜好，並不和他遊戲的熱誠相衝突。』

當了一位大總統的母親，也許是值得驕傲的吧！然而羅斯福太夫人却並不如此。

她說道：『我並不因佛蘭克林當選，而感覺驕矜自得。我常常覺得，作大總統就是擔負最重大責任的事務。一個新聞記者問我作了總統的母親，心中有如何的感想？我告訴他說，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他既然作了美國總統，就應當竭盡他的心力，好好地做下去！』

我的兒子羅斯福，這是父母界的一本寶書，我希望凡是做父母的人，都能買一本看看，必定能獲得莫大益處。這是一種活的事實的教訓，絕非空洞的理論之所能比擬。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曾到紐約市第五十五號路東第四十七號，去訪問了羅斯福大總統的母親。據那位記者說，這位老母親的身體非常碩壯而強健，真是令人無限地驚奇。在樓下樓上，遍地掛着大總統幼時到現在的肖像，完全像羅斯福大總統一代畫圖記一樣。靜肅的室中充滿着微微的香氣，夜蘭香和鬱金香的早開的鮮花，掛在牆壁的一個角上。他們的談話情形，曾在二月一日的朝日新聞上披露，試摘記其談話要點如下：

記者：『今天我能夠拜識尊顏，覺得有無限的快樂。』

羅母：『不要客氣。請問，要我說些什麼話才好呢？要我說些給日本諸君的寒暄話才好麼？』

記者：『啊！今天我不打算請你說那一類艱深的話語。日本的母親們所希望的，是在知道你養育了這樣偉大的總統，究竟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方法？』

羅母：『哦！那個孩子初生下來的時候，便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成爲一個大總統。我唯一的希望，不過要他做一個很優秀的美國公民罷了。』

記者：『究竟是怎樣養育他的呢？』

羅母：『當那個孩子出世時，還沒有新式的養育方法。到十四歲時，還沒有進一個學校，只在哈伊特罷克的鄉村——我自己的家庭，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他識字。但我同他的父親無論到何處去旅行，總帶着他在一起，所以他也能夠受到種種的教育了。』

記者：『你的兒子不想自由一點麼？』

羅母：『他是我唯一的兒子，我是沒有一刻不注意他的。然而我想，在可能範圍以內，他已經得到自由了。』

記者：『你的兒子不是希望做一個海軍大將麼？』

羅母：『是啊！他是很歡喜海軍的呀。他在年幼時候，曾讀了許多關於海軍的書籍。但我以為他希望做海軍大將的心理，未必像世人說的那樣強烈。他的父親曾對他說，倘若學習法律，便可以做政治家或法律家。因此，他就學習法律，由法律家而成爲政治家了。』

記者：『在大總統的生日，你贈給他一些什麼禮物呢？』

羅母：『大總統接受了人民的許多禮物，無論是生活的必需品或其他，一概都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實在難贈給他一些什麼禮物，所以我現在決定不贈給他了。前些時的聖誕節，我經過了慎重的考慮，曾贈給他一件同父母一起吃晚飯時所需要的大衣。因爲他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孩子，所以我以為他或者已經把那件衣服送給別人去了；誰想到，他到了現在，每逢和父母在一起吃晚飯，還是穿着那件衣服。』

記者：『那末，你現在只抱有一種愛他的意思麼？』

羅母：『是啊，我現在只有這樣的意思。但是一個做母親的人，除了愛之外，恐怕沒有更好的東西可以贈給兒子了吧。明天早晨，在那個孩子起床以前，我要打個電話給他，爲他祝福。』

記者：『關於大總統的事情，你也替他耽心麼？』

羅母：『無論什麼時候，我都是替他耽心的。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的母親，想來總是一樣的。便是兒子長到了這麼大的年紀，也還是替他耽心呀。』

記者：『說到耽心的話，那末，在今日的世界上，無論什麼時候都有爆發戰爭的危險，這是很可耽心的了。關於太平洋的將來，你以爲如何呢？』

羅母：『我以爲，世界上沒有什麼比戰爭還要愚笨。歐洲的大戰，誰曾得到了些什麼呢？我們對於太平洋的將來，雖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但我以爲：爲着保持太平洋的和平，沒有什麼事情比造成美日兩國的親善狀態，爲更要緊。請你轉告日本的母親們，請她們也同我一樣，便是到了這麼大的年紀，仍然應該爲着和平而努力！』

中國的父母們！像羅斯福太夫人這樣一位有摯愛，有理智，不僅愛護本國前途，並且關心世界和平的母親，她應該給予我們以多麼重大的感動，和多麼深刻的印象啊！

(註)美總統羅斯福雄才大略，英勇有為，不僅為美國之特出總統，且為現代世界上有數之大政治家。有人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除威爾遜以外，沒有一個美國人可以同羅斯福抗衡的。一九三三年三月起，羅斯福第一次就任大總統之職，在那時，美國的金融界和經濟界已呈破產的狀況，全國陷於大恐慌之中。羅斯福就職的第一件事，便是宣佈銀行休假，其後極力推行『新政』，如釐定工資工時，以增加購買力及抬高物價，立定證券市場法律，防止投機家之擾亂市場，限制農田的耕種面積，資助農村，以提高農民收入及提高農產品之物價，大興建設工程，以救濟失業等等。經過他四年的努力，美國已逐漸地從經濟的深淵中走出，產業之活動率，已達到常態百分之九十，而在有的產業，其繁榮之程度，且超過一九二九年之最高峯，全國的失業者，已由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萬人，減至九百萬人，一九三六年全國所付工資總數，為一九三〇年以來的最高額。除了為本國

謀幸福以外，羅斯福又分出一部份時間，爲世界和平盡些義務；他最近出席美洲和平會議，使美國和拉丁姊妹國家合作，給全世界做個和平的榜樣。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大選，羅斯福之空前勝利，表示美國一般人民已經死心塌地，服從他的領導。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第二次正式就大總統之職，在疾風暴雨中，有數十萬的人民向他歡呼，其受人民之熱烈愛戴，我們可以想見了。

蔣母與閻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的母親王太夫人，與閻（錫山）副委員長的母親陳太夫人——她們都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都能以報國救國來訓導其哲嗣，而蔚為國家之重器，這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光榮，以與往代岳武穆之母姚太夫人相比，實未遑多讓。

關於蔣母王太夫人的言行，在蔣委員長自撰報國與思親一文中言之綦詳，試摘錄二段於下：

『中正幼性頑鈍，弗受繩尺，又出身孤弱，動遭擠擯。及年稍長，立志出國學習軍旅，鄰里譁異，輒相尼阻；其力排羣議，拮据籌維以成其學者，吾母也！既聞革命大義，許身黨國，備歷艱危，戚族相戒，莫敢通問；其篤信不疑，多方委曲以壯其

行，辛苦持家以堅其志者，吾母也！民國紀元，中正始有以致菽水之養，而稍慰倚闔之望，然吾年於茲，已荏苒二十有五矣。以軍閥竊國，主義未行，革命事業，屢遭挫折，其剝切申戒，勗以勿餒勿輟，貫徹始終者，又罔非吾母聖善之教也！

『溯自中正九歲以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困心衡慮於家難之迫遑；及中正二十六歲以後，又常以亡命生活，勞吾母之顧念：吾母惟一秉自信之堅，以再造吾家爲唯一之責任。嘗語中正，謂吾以煢煢弱嫠，歷人世難堪之境，當其孤苦，曾不知何以自全，所確信而不疑者，則惟孤子之必須教養，方可有成，與吾家之必當有後，宜使之努力自助，以毋墜家聲而已。又嘗謂艱危困厄，世所恆有，而自立自強，必當盡其在我，故家世愈艱，而禮法不可不飭，門祚愈薄，而志氣不可不堅，孤寡弱小之賴以自存，舍奮勉自立，刻苦自強，更無他道。及中正矢志革命，吾母又常勉以大孝報國之義，謂追念吾家往昔岌岌不保之苦狀，即當推而廣之，俾人世無復有強凌衆暴之慘史，故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

凡茲懿言，皆吾母詔示中正所以立身處世之道，中正雖勉思繼述，而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原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

又，在邵元冲氏所撰蔣介石先生的家庭教育與學術修養文中，也有提及蔣母的話，試摘錄於下：

「介石先生少年時，不但深受祖與父的家教，即受其母王太夫人的教訓影響也很大。因介石先生髫年喪父，故王太夫人以一身而兼父母之責，訓子不倦，有違犯時，並痛加責懲，不稍姑息。介石先生十三歲出外求學時，王太夫人垂淚訓之曰：「自汝父之歿，吾辛辛苦苦使汝讀書者，非欲汝攫高官擁厚資也，所望爲國自愛，保先人之功名足矣。」此等訓辭，平時亦常常告誡，故介石先生甚受感動。介石先生十八歲時，赴日本習陸軍，太夫人深爲嘉許，並爲籌集旅資學費，使得成行，且在家中生活更加節儉，使學費不致缺乏。辛亥秋，武昌革命起，江浙一帶亦繼續響應，其時介石先生生在滬杭一帶督師，其家鄉親友聞知消息，多異常驚懼。但太夫人毫不惶恐，並說：

「男兒報國，死則死耳，何足爲慮。」以後江浙光復，捷報到家，太夫人亦處之如素，且於家書中，仍以爲國盡力，始終不懈等語時加警惕。介石先生在上海之時，雖屢次迎養，太夫人輒小住數日，仍返鄉中，安度其淡泊之生活。二次革命失敗，介石先生亡命海外，嘗以公私之急，馳書白母，太夫人皆力籌濟之，雖有危辭勸止之者皆不聽，其勇決慈仁之精神，人皆敬服。總理於民國五年，曾題贈「教子有方」橫額以褒美之，而對地方公益與教育之盡力，及對鄉里親族之周濟，皆承肅庵公之志，繼續不懈。」

看了上面三段文字，我們對於蔣母的言行，當能獲得一個大概的輪廓。這一位賢母常以『大孝報國』教其愛兒，不由得叫我們懷想到宋代岳（武穆）母姚太夫人在其愛兒背上，針刺『精忠報國』四字的情景！先賢後賢，誠如同出一轍！（註）

關於閻母陳太夫人的言行，在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大公報上記着說：

『閻錫山封翁臨終時，曾有捐款救國遺囑。閻頃奉慈命云：「國難如此嚴重，全

國人士捐款援助綏遠，爾爲晉綏長官、尤應爲之倡導；况毀家紓難，爲爾父之遺志。應即將爾父遺產八十七萬元，捐作救國之用，諒爾必樂爲之也。」閻奉命後，飭由管理者將該全數遺產、撥交本省財廳接收。」

閻母能這樣毀家紓難，慨捐私產八十七萬，作綏遠方面充實國防之需，自然是令人十分飲教的，於是國民政府就在十七日以明令褒獎她，令文如下：

『昔賢毀家紓難，史冊播爲美談；至如好義急公，出自巾幗，爲近代所罕見，尤旌獎所宜先。茲有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之母陳氏，以綏省近遭匪警，慨捐私財八十七萬元，充實軍備，士氣因之益振，民心賴以激發，淑德懿行、良堪矜式。現據行政院呈請量子嘉獎前來，核與人民捐資救國獎勵轉法第二條丁款之規定相符，除頒給金質獎章外，應即明令褒獎，用彰忠義，而資激勸。此令。』

在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的時事新報上，也有一段關於閻母的記載，摘錄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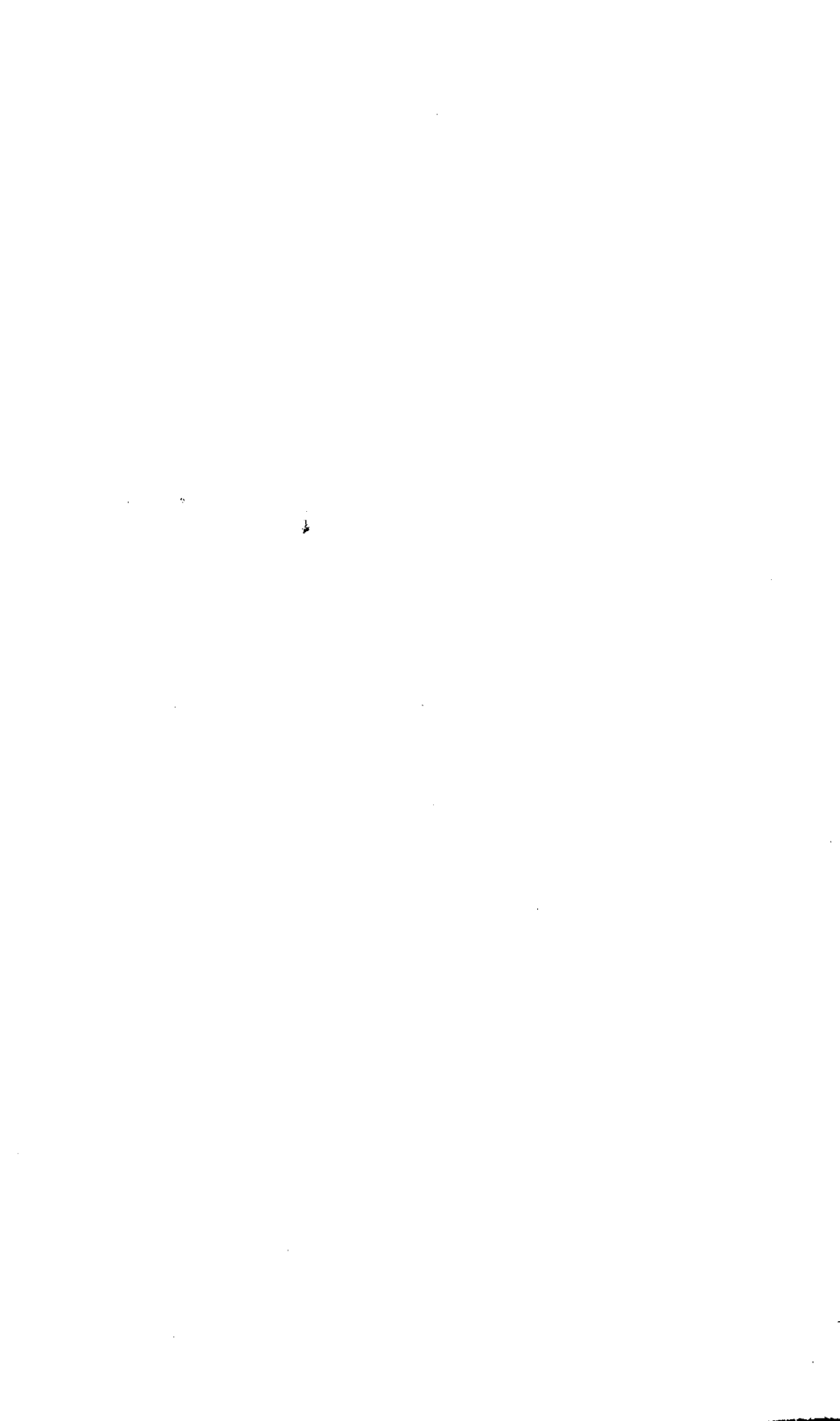
『閻主任太夫人陳秀卿女士，山西省定襄縣人，年六十七，精神甚爲矍鑠。太夫

人性慈惠，對河邊村及鄰村貧苦求告者，無不周濟，並先後創設有嬰堂秀卿施醫院等慈善事業，鄉里稱頌。早年終歲家居，佐閻太子明先生主家政；太公逝世後，全由太夫人經管。近以國難嚴重，惦念國事，始赴太原，慨命閻主任捐資八十七萬，以紓國難。國府以爲淑德懿行，良堪矜式，特明令褒獎太夫人。太夫人又發起山西婦女慰勞綏東抗戰將士會，被推爲該會會長云。」

看了上面三段的文字，我們當能認識閻母是一位怎樣愛國，怎樣救國的母親。看了她對於國家的崇高犧牲，我們彷彿面對晉代虞潭的母親孫太夫人。當虞潭率兵出發，去討伐叛逆的時候，他的母親孫太夫人曾盡傾資產，鬻環珮以爲軍資，遂協助其子，得將叛逆削平。今日的形勢，與虞潭將兵時的形勢何異？閻母真堪與虞母後先媲美，傳爲歷史上的嘉話了！

我希望，我誠懇地希望：蔣閻二母的精神，能夠時常地領導着中國的母親們前進！我相信在將來會出現無數的蔣母，以及無數的閻母！

(註)蔣委員長在兒童時代，曾受過一種最嚴格的家庭教育。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他在南昌演講力行新生活運動，曾說道：『要曉得，一個人不是生成來做委員長的，更不是生出來就可以當總司令的。我過去做總司令，現在做委員長，都是由於少年時代受過最嚴格的教育，從小刻苦努力做出來的。我從前在家裏，每天一定要掃地，洗地板，還要燒飯。吃飯的碗筷，也統統要自己洗滌，吃完飯的時候，不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點飯屑，就是飯碗裏有一點不乾淨，也一定要受父母很嚴格的教訓，甚至打罵。穿衣也是一樣，如果有一顆扣子沒有扣，父母也要罵的。洗臉有一點沒有洗乾淨，父母一定要叫我再洗。我從前就是在這樣一種嚴格教育之下的一個小孩子，小學生。就是由這樣一個小孩子小學生出身，造成功今日的委員長，做革命領袖。……』



軍國主義就是文武並進主義

軍國主義——這是屬於政治方面的一種理想。在今日以前，我們只知道一個舊式的軍國主義，那就是所謂『軍隊立國主義』(Militarism)；從今日以後，我們應該知道還有一個新式的軍國主義，這就是筆者於本論題中所明白指出的『文武並進主義』了。

晉紀有云：『籌劃軍國，嘉謀屢中。』唐代元結有詩句道：『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可知在我們中國，所謂軍國實在是指着軍務和國政說的；而軍務之偏於武的一方面，國政之偏於文的一方面，那又是一般人們所承認的。筆者如今以文武並進主義作為新式軍國主義的註腳，自然可以說是很有根據的；至於我們中國爲什麼應該採取這一種新式的軍國主義(即文武並進主義)，則深願據述所見，爲國人告。

舊式的軍國主義（即軍隊立國主義，又名黷武主義），誰都知道，牠是以『國家主義』作基調，在一方面具有着許多的優點，而在另一方面，却具有着許多的缺點的。

（註一）舊式的軍國主義極力發揚人民的愛國精神和尚武精神，要人們爲國家的自由而犧牲個人的自由，爲大我的幸福而犧牲小我的幸福，嚴修戰備，鞏固國防，注重軍事訓練，普及軍事智識等等，這一些自然都是值得贊許的。在一個國家裏面，倘若其人民沒有愛國的精神和尙武的精神，大家把個人的利害看得重，把國家的利害看得輕，沒有鞏固的國防設備，沒有嚴格的軍事訓練，……像這樣的一個國家，還能在二十世紀站立得住麼？

在世界上，德意志人爲什麼能以『德意志雄飛』（Deutschland über alles）自負？

日本人爲什麼能以『大日本』（Daï Nippon）自負？這還不是因爲他們實行舊式軍國主義的原故麼？在歐戰以前，德國即已整軍經武，極力準備，在歐戰期間，德國人充分發揮其軍事力量，使英法俄比諸國都爲之倉皇失措，駭汗相告，到了結局，德國人雖

然失敗，然而他們以單獨的力量，竟支持全世界到五年之久，也就不能不算爲光榮了！在戰敗之後，德國人雖然吃了大虧，然而在民族英雄興登堡和希特勒的領導之下，他們節衣縮食地爲國家奮鬥，重整軍備，建設新武力的結果，終於又恢復了民族的光榮地位，使得英法俄諸強大國家，整天地提心吊胆，竟不得不在可能範圍之內，曲意地牽就他們，拿忌視、防備，而又尊重的態度，對待他們。舊式軍國主義的功効和威力，實與世界以共見，我們怎麼能一概加以抹煞呢？

不過，德意志與日本是否可作爲我們最高的楷模，這自然是一個疑問；而舊式軍國主義的缺點，則早已明白顯露，我們是不能夠加以掩覆或辯護的。第一，舊式的軍國主義者主張『強力卽正義』(Might is right)，故時常踐踏公理，爲世界文明之玷。第二，舊式的軍國主義者主張『武力萬能』，高視闊步，目空一切，輕舉妄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故每陷國家於異常危險之境地。第三，舊式的軍國主義者主張極端的『國家主義』，知有我而不知有人，知奪取而不知公義，故遇見弱小國家，卽肆行侵

略，遇着利害相冲突的強國，就發動互爭雄長的戰爭，疆場相見，互拚死活，而造成兵連禍結的局面。舊式軍國主義的其他缺點尚有，我在這裏不一一列舉了。

舊式軍國主義的優點既如彼，而缺點又如此，我們自然應該保存其優點，而祛除其缺點。——如今筆者提倡新式的軍國主義，這正可以說是保存其優點而祛除其缺點的一個嘗試。

新式的軍國主義不是拿『國家主義』做基調的，乃是拿『民族主義』（即 總理所發明的民族主義）做基調的。新式的軍國主義當然是注重武力的，牠也要極力地發揚人民的愛國精神和尚武精神，要人們爲國家的自由而犧牲個人的自由，爲大我的幸福而犧牲小我的幸福，整飭戰備，鞏固國防，厲行徵兵制度，普及軍事訓練……。然而牠因爲同時也注意於文化方面，所以絕對不主張『武力即正義』之說，而主張『以武力爲正義後盾』之說，絕對不主張『武力萬能』之說，而主張『武力與正義結合始爲無敵』之說，絕對不主張極端的『國家主義』，而主張至公至正的『民族主義』。實

行新式軍國主義的人們，絕對不去侵略人家，同時，也絕對不容許人家來侵略他們；當他們的民族與其他民族發生利害衝突時，他們不願意立時訴於武力，却寧願訴於人類的良心，訴於人類的正義，來求得一個公正的光榮的解決——當然，他們是準備着充分的武力，足以爲人類良心及人類正義之後盾的。

筆者寫到這種地方，心中實在不能不發生一個極大的感觸。我們的這個民族——漢族——自從有史以來，就是重文輕武的。如虞書大禹謨載：『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征徂。」……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這就是我民族最初重文輕武的一幕。（王桐齡教授在所著中國史中說道：『武力爲異族所壓倒者，乃以文德制服異族，是爲漢民族最得意手段，儒教諸生所津津樂道者也。顧經書所載者，係上古時代漢民族之思想，不可認作實事；經生泥古，不知變通，效法古人，動輒失敗，可笑人也。』這是值得我們加以

深思與反省的。其後，孔孟的學說尊崇文德，甚於尊崇武德；老莊的學說雖不尊崇文德，却極度排斥武力；文學家如杜工部白香山等，他們所著的石壕吏、兵車行、新豐折臂翁諸詩，無一不是描寫戰禍，叫人們唾棄武力的；民間的諺語，不是說『寧作太平犬，不當離亂民』，就是說『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在此種種情況之下，於是我們的這個民族就成爲一個十足道地的文弱民族（註二），四千餘年以來，飽嘗了各種不堪忍受的痛苦與羞辱。殷時代的燠鬻，周時代的玁狁，秦漢時代的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宋時代的契丹女真，這都是叫漢族束手無策，晝夜爲之不安的。公元三一三年，晉懷帝爲匈奴所害，繼以五胡亂華，屠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之衆，琅琊王司馬睿從揚州渡江到南京建立國號，中州士女避亂南遷者十居六七，是爲我民族之第一次大遷徙。一一二七年，有靖康之亂，女真兵大舉迫宋，汴京（今開封）陷落，徽欽二帝等千二百人被虜而北，宋室南渡，高宗在南京卽位，是爲我民族之第二次大遷徙。一二七九年，蒙古族之忽必烈（卽元世祖）遣都元帥張弘範陷崖山，宋室顛覆，是爲

我民族之第一次亡國。一六五〇年，通古斯族之福臨努爾哈赤（即清世祖），逐明代永曆帝逃奔梧州，明室因以顛覆，是爲我民族之第二次亡國。一九一二年，我民族光復舊邦，建立中華民國以來，二十一條要求事件，五卅慘案事件，沙基慘案事件，萬縣慘案事件，濟南慘案事件，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熱河事件，冀東事件，綏遠事件……禍變迭起，驚心動魄，我們民族的榮譽固然是掃地以盡，而我們民族的生存權利，也就遭遇了極大的威脅。試問，從這長期的血淚的經驗之中，我們還不應該澈底地覺悟，來改造我們已往的重文輕武的劣根性麼？

世界上許多智慧的言語以及真實的批評，都是值得我們加以沉思的。在西方有一句諺語：『戰爭即和平之因，和平即戰爭之果。』福瑞德利希說：『沒有武力的外交，等於沒有樂器的歌譜。』俾斯麥說：『公法條約皆不可恃；可恃者，惟有鐵與血耳。』羅斯福（美國前總統）說：『在和平與正義之中，我取正義；但是沒有武力作後盾的正義，則徒然成爲世人談話的資料而已。』（註三）墨索里尼說：『國民即士

兵，士兵即國民。軍事訓練是國民教育的基礎；此種軍訓工作，從兒童生下來以後就應該開始，直到他能夠持槍爲祖國犧牲時纔止。」（註四）史丹林說：『紅軍是解放勞苦大眾與保護蘇聯自由獨立的軍隊。我們不要別國的一尺土地，但是我們也不願意割讓我們的一寸土地。』（註五）伏洛希羅夫（蘇聯之國防委員長）說：『斯丹林主義憲法中所紀錄之社會主義的勝利，已使我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成爲社會主義建設者之繁榮的祖國。在蘇聯摯愛及將護之下，紅軍將擊退任何進攻，掃滅企圖攪擾我國人民和平、勞動、快樂生活及財產之任何的敵人。全世界工人階級及勞動者、整個的進步人羣，均深知蘇聯及紅軍之威力爲和平之最良而最可靠的保障，爲抵抗世界放火人之堅強的助力。』希特勒說：『上帝並沒有給任何國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邊界，不過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罷了。一個國家能夠獲得許多土地，不見得能永遠不失，這不過表明強者能征服土地，弱者竟把牠失掉了。只有強者，纔有獲得的權利。』（註六）斯坦梅子說：『戰爭是上帝用以衡量世界各國家的天秤，測驗世界各

國家的試金石。如有優良之點，勝利是可能的；如有劣弱之點，當然難免淘汰。」北聆吉說：『東方聖哲自覺「破於此處，成於彼處」之大自在，故現實生活之成敗，多不足以擾其心神。其大多數對於人生真義毫不理解，爲自然征服，又爲利用自然者所驅使，以度其悲慘之生活。故於產生老莊解脫哲學之支那，造成多數如豚之苦力，於產生釋迦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於疾疫，則厄於饑饉，今且被備爲兵，在西部戰場爲英國人效死。』（北聆吉氏此言係發於歐戰之時，見日本東方時論三卷六期）北聆吉著論東西文化之融合。（馬可波羅說：『中國人若是侵略的民族，他們正擁能席捲全世界的最大的人口；不過我們不要耽心，這些蠻子只配充當商人，他們全然沒有當兵士的資格。』斯屈郎女士說：『和平並不是可以由期望而得來的；即拒絕戰爭的人，也得不到和平。中國可說是拒絕戰爭的，但也就因此而得不到和平。有準備或無準備不是一種和平的保衛，沒有武裝和武裝齊備的人，同樣地都得去加入戰爭。每一個人都應該爲和平而戰爭，這總不會使你得到失望的結果的。』（她又說：『中

國的奴隸的屈服，並沒有換得和平；俄羅斯的黃金和領土，也買不到和平。」渡邊秀方說：『中國人是世間少有的和平的民族，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弱人種。歐美人所杞憂的黃禍論，對於漢民族全然應用不上。』川島浪速說：『歷來漢民族之大缺點，利己心分外發達，與巧黠、怯弱等是也。若將其性情下一通評，則全爲女性的，毫無男性的氣概……民族性化爲陰柔，卽是亡國之兆。』看了這一些的陳述以及批評，我們當發生怎樣的感想呢？

其實，對於民族現狀表示不滿與改造之憧憬者，在我們自己民族當中，又何嘗沒有？蔣委員長說：『一個國家，必須所有的國民都能直接間接從事於戰爭，然後這一國家纔可以當一個現代的國家。』（蔣委員長又說：『從我們自己起，到全國國民止，一切都要軍事化。要教人民知道，倘若不懂軍事，不會武藝，便不能保衛國家，便不能當一個現代的國民；同時，我們政治上一切的計劃和設施，都要以軍事爲中心：這樣，纔能造成一個現代的國家。』）（註七）居正說：『今年，世界上認爲是和平

年；但這是因爲各國的整飭軍備，使得力量平衡，故得維持這樣的局面。我國向來講和平，但是也應該一方面鞏固我們的國防，增厚我們的力量而後可。」（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在中央政治會議紀念週演說詞。）顧維鈞說：「在現代世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交涉，惟有一情、理、勢、力」四字。遇有糾紛，如能用情解決者則用情；情不足、則訴理；理不成，則藉勢；勢不成，則惟有用力。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尙可訴之國家，爲之公斷，公斷不成，則可用國家的力量，強制執行；但國家與國家的糾紛，如公斷不能解決，在今日尙無一力量，可以強制執行。國聯乃公斷機關，而非強制執行機關，故吾人專賴國聯以解決糾紛，乃一錯誤思想。吾人可請國聯主張公道，維持正義；但欲渡過國難，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章淵若說：「實在，公理這一個名詞，是空洞抽象之物；牠的基礎，是建築在強力上的，而牠的運用，也須仗着強力作後盾。國聯雖然掛了「正義人道」的招牌，然牠的本身是否有強力，還是絕大的疑問。我們就法律的見地來說，法律便含有兩種要素，一是正義，一是強力。國際條

約，國際正義，也和國內法一樣，如果缺乏強力去執行，即等於不能兌現的支票，徒供點綴的具文，絲毫不會發生什麼力量的。」伍士焜說：「戰爭不一定是破壞和平，或者有時是奠定和平的基礎；所以有時爲求永遠的和平，遂不惜忍痛一時，採用戰爭的手段，來消滅和平的障礙。本黨十五年北伐，把北洋軍閥掃蕩，纔來建國救國，就是一個例子。……國與國開勢均力敵，方可以保持和平；強弱懸殊，則和平不能保持，而弱者必亡。所以我們要保持和平，只有努力圖強。我國必須在文化、經濟、國防、軍備上迎頭趕上，和人家一樣，配說一個現代的國家，人家纔不敢來侵略，我們就可以保持和平。」胡適在南遊雜憶中，更明白而沉痛地告訴我們：『在這裏，我可以連帶提到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那就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個名詞，不是譏諷廣西，實是頌揚廣西。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曾說，「學西洋的文明不難，最難學的，是西洋的野蠻。」他的意思是說，學西洋的文化不難，學西洋的武化最難。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足夠使我們學會西洋的文明；但我們的傳統的舊習慣，舊禮

教，都使我們不能在短時期內學會西洋人的尙武風氣。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個個國家都認識他們的武力的優越，然而那無數國家之中，只有一個日本學會了西洋的武化，其餘的國家——從紅海到太平洋——沒有一個學會了這個最令人歎羨，而又最不易學的方面。然而學不會西洋武化的國家，也決沒有工夫來好好地學習西洋的文化，因為他們沒有自衛力，所以時時在救亡圖存的危機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註八）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這四千餘年的血淚的經驗，無數的苦痛與羞恥，第一次的民族大遷徙，第二次的民族大遷徙，第一次的亡國，第二次的亡國，『多數如豚之苦力』，『全然沒有當兵士的資格』，『世間少有的和平的民族』，『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弱人種』，『怯弱之國』，『女性之國』，『陰柔的民族性』，『亡國之兆』……這一些還不夠喚醒我們，叫我們發生澈底的覺悟，而拿定改造的決心麼？推原禍始，實『重文輕武』爲之厲階。然則今後當如何建立新式軍國主義，當如何培養文武

並進的風氣，這不是我們大家應該加以嚴密注意的麼？

建設武力——建設強大的無畏的武力，這自然是我們的當前急務；然而新式的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之所指示我們的，一國之真正力量，固不僅寓於軍事之中，更寓於文化之中，所以在建國途上的我們，不僅要建設國家的武力，並且還要建設國家的文化，換言之，就是我們還得要在政治、經濟、實業、交通、教育、科學、文學、藝術各方面，作平均的最大的努力。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林主席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講心理國防，說道：「國防的意義，可以分做二種來解釋。第一種是廣義的國防，這是包含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意義，是兼指精神的國防物質的國防而言；第二種是狹義的國防，是專指國家的軍事力量而言。什麼是廣義的國防呢？簡直地講，就是全國民衆抵抗侵略的共同力量。現代國家所感受到的外力侵略，可以分爲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武力的四種。武力的侵略，是立刻感覺到的；而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則是漸進的，一時不容易感覺，但是牠的毒害，是比武力的侵略

更爲深刻。所以立國於今日，單獨注意軍事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各方面之侵略的，必須講求廣義的國防，纔能有效。』這樣說來，我們從政治、經濟、實業、交通……各方面，來建設國家的文化，又可以說是進行廣義的國防工作了。

又，蔣委員長於二十四年九月八日在四川演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說道：『現代所謂武力，不是僅指軍隊與武器而言。現代之所謂武力，乃包括國家所有的國民，人人應參加戰事，致力國防；所有一切的物質，那怕一草一木，皆爲戰爭與國防之所需，莫不爲武力之要件。所以廣義的武力，不僅是教育與經濟皆包括在這武力之中，凡是學術、政治、外交、文化、軍事、思想，尤其是主義和其他一切精神與物質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我們要建立現代國家，除充分利用一切物質之外，必須使個人各盡所能，皆成爲英勇的鬥士，造成強大的武力。』這樣說來，我們從政治、經濟、實業、交通……各方面，來建設國家的文化，也就是建設廣義的武力了。

在建設文化的努力中，我們對於科學，不可不予以特別的重視。在百年以前，

歐洲民族的狀況，還趕不上我們中國；然而他們所以能突飛躍進，成爲『天之驕子』，社會的狀況，人民生活的方式和程度，都呈現一日千里的進步，無非因爲科學昌明的原故罷了。這樣看來，我們如若要迎頭趕上歐美，自非提倡科學不爲功。而自國防之觀點言之，我們尤非努力於科學不可。試看，『蒸汽機的發明，產生了裝甲軍艦，於是開始了新式的海軍戰。內燃機的發明產生了坦克車，於是開始了摩托機械化的陸軍戰。飛機的發明產生了空軍，而毒氣的應用便開始了化學戰。』（顧毓琇語）在現代，試問有那一樣的武器，是可以離開科學而存在的呢？今後，我們中國人當如何製造機械化的武器和建立機械化的軍隊，當如何處理槍礮的原料問題和飛機的汽油問題……這自然都是些十分重要的事情，而需要我們加以解決的：如若要解決牠們，那就非得努力於科學不可了。

經濟生活爲人類生活之基礎；而自國防之觀點言之，我們尤其要重視經濟生活，在大戰未爆發之時，努力解決我們民族的經濟問題。奧國名將莫德古古里說：『作戰

之第一要素曰金錢，第二要素曰金錢，第三要素亦曰金錢。『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在所著全民族戰爭論中說道：『在經濟範圍內言之，武力與民族兩方亦非合而為有力之一體不可。主持全體性政治與全體性作戰計劃者，即在平時，早應對於此點有明白之認識。經濟範圍內有若干嚴重問題，應加考慮。第一，全部人民，尤其是軍隊及作戰方面，所需之材料、食物、及生活必需品，國內有能自產出者為何種？第二，材料與食料自外國輸入者為何種？開戰後，輸入不至斷絕之程度如何？第三，國內與海上交通能繼續否？抑或因海戰被封鎖而閉塞？』他又說：『其次之嚴重問題，與國民生活品之供應有密切關係者，為國家之金融與財政，二者為動員及繼續戰爭所不可一日缺者。』準此以言，我們當如何致力於經濟的建設，那是十分明白的事了。

以教育來改造我們民族的劣根性，這也是我們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我們民族的劣根性，說起來很多，如缺少尚武精神，缺少正義精神，缺少團結精神，缺少奮鬥精神，缺少創造精神，缺少國家觀念，家族主義太深，作事不澈底，依賴心太重等等。

像這一些的劣根性，倘不先予剷除，我們的這個民族，如何能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如何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周佛海先生說得好：『我們過去一切企圖和努力不能成功的原因，不是在辦法，也不是在物質，主要的，是在人。辦法不好不足慮，物質缺乏不足憂，人不健全，乃是致命的打擊。所以我們現在根本的問題，就是培植健全的人，就要養成健全的精神。所以，精神建設乃是一切努力的基本工作。』如蔣委員長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就是改造中國民族性的一種嘗試，希望全國的愛國同胞能極力加以推行纔好。

我們中國人自來是講究道德的。今後，我們仍然要講究道德；除了注重個人道德，我們還要注重公民道德——國家的公民道德和世界的公民道德。新式的軍國主義不是以極端的國家主義為基調的，乃是以至公至正的民族主義為基調的。既然民族主義是注重道德的，是知道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的，所以新式的軍國主義也是注重道德的；也是知道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我們

可以循依正義與法律，而求得一個公正的光榮的解決，爲什麼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夠循依正義與國際法，而求得一個公正的光榮的解決呢？新式的軍國主義者，當然擁有強大的無畏的武力；然而這個武力，是要用以擁護正義，維持國際法的，却絕對不是去蹂躪正義，摧殘國際法的。蔣委員長說：『我們研究軍事，講究武備，一定要以禮義廉恥做精神的基礎。如果離開了禮義廉恥而講軍事武備，那末這種軍事武備便是野蠻罪惡，結果，只知道人與人互相殘殺！』他又說道：『軍國民教育這個名詞，在過去有些人誤解爲「窮兵黷武」的教育而不屑講，或不敢講。這實在是大大的錯誤！我們且不必講各國一切現代的教育，而我們中國向來的教育，根本上就是軍國民教育，而且我們非此不足以救亡圖存。大家若就中國民族的精神與古代教育的內容來研究，亦可以明瞭「軍國民教育」適合於現在中國。因爲我們中國民族向來是崇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德，以王道爲本位，從來只以道德、文化來感化外國人，很少用武力去侵略壓迫人家的，所以中國的「軍國民教育」

成功，國家強盛之後，不但絕對不會有「窮兵黷武」的惡果，而且一定大有造於世界和平與全人類的幸福！這就是根本上，中國特別適宜於「軍國民教育」的地方。」從這種賢明的透闢的議論，我們可以認識道德在我們民族文化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而新式軍國主義以至於「軍國民教育」是怎樣地適合於我們的國情，那更是彰彰明甚的了。

結 論

最後，筆者還有一個特別重大的感想。一個國家的真實力量，當然寓於武力（武化）之中，更寓於文化之中；而我們瞻顧未來的責任，緬想 總理的遺訓，認為愈不可不加倍努力，從建設武力（武化）與建設文化，去積極地充實我們國家的力量。

總理演講民族主義，有一段說道：「此後我們中國人，如果有方法恢復民族主義，再找得一支竹槓，那末，就是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無論怎麼樣來壓迫，我們民

族就是在千萬年之後，也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天然淘汰，我們民族更是可以長存，因為天生了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想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在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於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自愛，是謂逆天。所以中國到這個地步，我們是有責任可負的。現在天既不要淘汰我們，是天要發展世界的進化。如果中國將來亡了，一定是列強要亡中國，那便是列強阻止世界的進化。昨日有一位俄國人說，列寧爲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爲他敢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纔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

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

總理演講民族主義，其結論闡明中國在將來所擔負的責任：「……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担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纔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去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纔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親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纔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

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從上面兩段言論看來，可見總理已經把那『濟弱扶傾』，幫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責任，放在我們的肩上了。我們要首先恢復民族主義，來解放我們自己；然後，就得本着民族的真精神，去扶持弱小的民族，去解放弱小的民族。像這樣艱重而偉大的責任，試問我們必須怎樣準備，纔能夠把牠肩荷起來，而勝任愉快呢？徒然貼標語，是無用的；徒然發宣言，也是無用的。以我看，『改變世界歷史的，不是空論，而是行動』（德國魯登道夫將軍語），那惟一切實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我們來埋頭苦幹，極力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武化），極力發展我們的文化力量（文化），實力既充，準備既足，然後一鳴驚人，直冲雲霄，就可以實現 總理的遺教，而完成我們的責任了！筆者個人的信念如此；想全國同此信念者，必定不在少數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前賢所遺留下來的教訓。筆者盱衡世界之大

勢，瞻念祖國之前途，深信我民族必須採行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然後始能維持其生存，並完成其對於世界人類之責任，爰不揣棉薄，展佈所信如此。其實，我國古代教育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蓋係文武並重者；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商鞅「舉國而責之於兵」，趙武靈王「以胡服騎射而強國」，更是我們往代大政治家在歷史上之留痕。只可惜一輩專制的君主想着永保其江山，利祿薰心的腐儒，爲迎合君王起見，更創爲排斥武力、崇尚文德之謬說，於是我們的這個民族，就逐漸地退化爲一個十足道地的文弱民族了。如今我們來提倡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這只可以說是實行我們先哲的優秀思想罷了，並不是什麼新創的奇異見解。在已往的四千餘年，我們因爲是一個文弱的民族，所以就無法抵抗異族的侵略，以致有第一次的大遷徙，第二次的大遷徙，第一次的亡國，第二次的亡國……今後的我們，是否還要重蹈已往的覆轍呢？這答語，完全在乎我們自己的決定！換言之，即完全以我們能否實行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以爲轉移！

失敗的經驗，可說是我們前進的指針！血淚的迴顧，又已經給我們帶來了新生的消息！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就請從今日起，來接受這軍國主義（文武並進主義）的洗禮！從此勇往邁進，從武力（武化）和文化兩方面，去積極建設我們的實力，以此求中國民族的解放，以此求總理遺教的實現！我們要拿嶄新的姿態出現於世界舞台，是不甘後人的！

（註一）陶孟和先生在軍國主義文中，對於舊式的軍國主義，曾加了不少的批評。他說道：「這個理想裏頭已經包含着失敗的種子，要傾陷國家，擾亂世界的。」這句話，是筆者所能夠同意的。不過他又說，「這個主義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把軍國主義看為一個完全荒謬的理想，好像一個銅錢也不值似的，這就未免矯枉過正，趨於極端了。筆者認為舊式的軍國主義當然也具有一部份的真理，我們未可一概加以抹煞哩。

（註二）奚爾恩（John J. Heerens）與張立志所著遠東史，論中國萬里長城一段說道：「今日之萬里長城，乃後人繼續秦始皇而修築者，可為業農之中國民族酷愛和平，深惡戰爭之表彰。寧願費若干時日，耗無數之民力、國帑，以修築萬里長城，而不欲訓練多數之常備軍，以為武力抵禦之用

也。」

(註三)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氏甚重視戰事，曾說道：『自古以來，凡是偉大的民族，沒有不看重戰爭的。若失去崇高的武德，則於商業、財政、科學、藝術的優勝，必不能保持長久，因為這樣的民族無論在何種事項上，都已經失去了第一位的資格。』一九一五年八月，他在舊金山演說，警告其國人須看重武力，千萬勿成爲『支那化』(Chinafiel)。他說，中國之所以淪落，所以時常受人家欺侮，就是被文弱的和平民族性所誤。

(註四)一九一九年五月，墨索里尼組織『戰鬥的法西斯團』(Fascis di Combattimento)，此後擴大而成政黨，即以戰鬥的精神，掃蕩了所有的敵人，把一個風雨漂搖的意大利，從萬分險惡的國際環境當中拯救出來了。在進軍羅馬時，有一些議員政客們出來調停，他斬釘截鐵地說：『不！我決不放下刀劍，非要得着全部的勝利不可！我要改變全部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方向，不能讓妥協二字來玷污意大利的復興歷史！』執政後，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對衆議院演說道：『我把意大利國家當作永遠處於戰爭的狀態中。我曾經說過，而且要反覆地說着，以後的五年或十年，正是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生死關頭。這幾年爲什麼會成爲生死關頭呢？因爲國際間的鬥爭已經開始了，牠將隨着時代的推進而更加尖銳，我們以全力出現於世界舞台，是不甘後人的。』又說：『法西

斯意大利的根本義務，便是充實海、陸、空的軍備。我們必須能夠動員五百萬人。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艦隊。我們的空軍，必須增強到牠的軋軋機聲掩沒了半島上一切嘈雜的聲浪，牠的翅翼遮暗了無邊的天空。這樣，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歐洲歷史發生悲慘的一幕時，我們便可以使我們的聲音響亮了，我們將使我們的權威獲得全世界的公認。當然，這以上所說，是需要好幾年的準備的。」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提出了『書與槍——典型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口號。一九二九年，他又提出了『國民軍事化』的口號。一九三四年，教育部公佈中等學校教育軍事化的命令，各學校開始正式添加軍事訓練一科。是年八月間，墨索里尼在軍事大演習後的軍官會議席上說：『意大利人民現在已經完全變成軍事化的民族了，他們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養成了絕對服從，只知有國，不知有己，赴湯蹈火，為祖國犧牲的精神……法西斯國內的國民與士兵的義務是不可分離的。』今年（一九三七年）二月間，英國政府發表五年擴軍大計劃，墨索里尼乃於三月二日，召集法西斯黨最高會議，通過五項計劃，決使全國完全軍事化：（1）實行擴軍，期使意國兵力，居於世界列強之首位；（2）實行『永久動員』，使全國十八至五十五歲男子，一律受軍事訓練；（3）軍械署之設計延長五年；（4）實行自足自給的經濟政策；（5）使科學與技術人員合作，以便抵禦富於資財及天然資源的國家之侵略。

(註五)史丹林爲蘇聯之領袖，素有「鐵人」之稱。因爲他的遠見和努力，蘇聯已完成第一次的五年計劃，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像這樣的計劃，實在具有國防的重大意義，二次五年計劃成功之日，蘇聯將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強大的，繁榮的國家。蘇聯雖志在和平，但爲了要和侵略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周旋，十九年來，着着進行軍事準備，沒有一刻放鬆過。據今年（一九三七年）正月美國當代歷史月刊（Current History）的記載，「蘇聯現有兵士一百三十萬。爲按照去年所擬的計劃去擴充，一九四〇年可有專業化的兵士一百六十萬，到那時，世界上將沒有一個國家敢向牠挑戰。」一九三六年二月，法國衆議院討論法俄互助條約，急進社會黨議員前航空部長谷特謂：「據參謀部所信，蘇聯紅軍之實力異常雄厚。余曾於一九三四年研讀外交、陸軍、航空三部之報告書，然後親往蘇聯，實地考察，乃知該國空軍實力，在全世界堪稱首屈一指，一旦發生戰事，該國卽可以最新式飛機三千架，出發第一道戰線。卽最近蘇聯舉行空軍演習時，法國航空大員前往參觀，其所提出之報告書所見亦同。」蘇聯的國防準備，大致以陸軍及空軍爲主，海軍爲副。然於最近，蘇聯亦大事海軍建造，據說，在西歐方面，要保有與德國同等的海軍力，在遠東方面，則因其保守祕密不得而知，但一定也是很驚人的。（在遠東方面，蘇聯又努力於潛艇之製造。）最惹人注目的，是蘇聯在軍事技術上之驚人的進步。一九三六年秋間，紅軍會分東西兩部作一

大規模之海陸空軍大演習，此演習之結果，不僅證明了蘇聯的新戰術的成功，同時，也指出了蘇聯軍隊威力之驚人的精銳。陸軍機械化之程度已超過國際水準，海軍活動的機敏自不必說，以飛機輸送坦克部隊以擾亂敵人後方的空軍技巧，實已造成現代航空技術之空前紀錄，同時，更由其演習區域之劃分東西，也明顯地指示着當前國際現實之動向。

(註六)希特勒在所著我的奮鬥中說道：『軍事的訓練，使我們成立一個國家；假如我們德國繼續十代不受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我相信德國再也不能在這地球上存在了。這樣，我們只能在其他國家的統治之下求生存，對於人類文化作單獨貢獻的這種精神，當然也就沒有了。』他又說：『我們現在所住的土地，並不是我們祖宗白白得來，而是以生命換來的。所以將來我們如不以武力爭取勝利，我們的土地和生命恐怕都保不住。』痛心於祖國在歐戰中所失去的土地，他慷慨而激昂地呼號：『大家須知道，我們已失的土地，不能叫上帝或國聯代為收回，只有訴諸武力，纔有希望！』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開始秉政，整軍經武，抖擻精神，常以『德國醒來』鼓舞其國人。一九三五年一月，收回薩爾區域，三月，宣佈廢止凡爾塞條約軍事條款，一九三六年三月，派兵進佔萊茵不駐兵區域：一舉一動，都向着救國的目標前進。到了現在，德國已成爲『歐洲一等之軍事及空戰國家』（英首相包爾溫語），『其神秘空軍，實爲歐洲之最精勁者』（法航空權威瑪

克語)，「德國現有陸軍一百萬人，且尚有雄厚之後備軍，其空軍與海軍均屬最新時代者，並定有工業動員計劃」（法陸軍部長達拉第語）。今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爲國社黨成立紀念日，希特勒仍照往例，在僧城一啤酒酒店地窖（即一九二三年國社黨起事之處）舉行慶祝典禮。在演說中，他強調地說道：「德國現已躋於強國之林；吾人雖志在和平，但仍當充實國力，俾爲德國之榮譽、自由與平等權力，而繼續努力奮鬥。」

（註七）蔣委員長於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在四川演講推行新運應實施文武合一的教育，說道：「從前我們古人教人，無論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是文事與武藝並重，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不僅要使受教的人懂得文事，並且要使他懂得武藝。因爲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武藝，就不能自衛，不能保護鄉里，更不能保衛國家和民族。可是現在的教育忘掉了這個最緊要的道理，文武完全分途，文人不學武藝，武人不知文事，馴至養成重文輕武的惡習的結果，每個人最多也只知道一半的道理，因此就沒有完全的學問，也沒有完全的人格，不能完全盡到他做人的責任，所以我們的社會和國家，要弄到這般積弱的情形，和危亡的地步。大家要知道，現在世界上凡是一等的強國，他們的教育，沒有不是文武合一而並重兼修的。所以可以說，他們教育的方法，與我們古人的方法完全相同。例如英、美、法、意、日所謂五大強國，無不如此。尤其是現代各新興國家，

如德、如俄、如土，更無不首重武藝，不僅男子要有武，就是女子也要習武，所以他們能夠發揚剛健強毅的民族精神，造成磅礴偉大的民族力量，完成他們復興國家民族的事業。由此可見我們要做現代的國民，要從衰危敗亡之中，復興我們的國家民族，就要矯正過去重文輕武的惡習，恢復古人「文武合一的教育」，要使全國同胞，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有武藝，都能自衛衛國。」又說：「總之，「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是文武合一的教育之重要內容，也是現代國民所不可或缺的智能。凡是負責教學生或部下的人，如果不以此六藝教人，使受教育的人成爲人材，便不能算是完全的師資。要爲人師，就要六藝並重，都受有相當的素養；要以六藝的道理，同時傳授於一般受教的人，要接受教者的程度，依六藝並重的原則，授以相當的智能。我們個個人要懂禮樂，要習射御，要通書數，不要視此爲專門的學術技能。要知道，六藝乃人人所應習學的東西。我們今後要使一般學生和部下，能夠成爲健全的人材，建設起現代的國家，就要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

（註八）顧毓琇在二十五年十月四日出版之獨立評論曾發表中國的武化一文，有警語道：「中國的武化問題，最重要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量的問題，一方面是質的問題。要解決量的問題，我們必須全軍軍事化；要解決質的問題，我們必須軍事科學化。」他又在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版之大公

報發表中國的武化問題一文，有警語道：「現代國際的戰爭，乃是整個民族與民族的決鬥。我們無論如何愛好和平，我們必須有最低限度的準備，方可以立足於弱肉強食的世界。這最低限度的準備是什麼？在量的方面，我們希望全國的人民都有爲國犧牲的決心，全國的壯丁都有對外作戰的訓練。在質的方面，我們希望我們有相當現代化的武器，科學化的軍隊，同足以適應戰時需要的資源供給。我們的武化問題，應當謀質與量的同時解決。因爲質的缺陷，我們需要量的增加；但是爲着要減少人的犧牲，我們應當速求物的改善。質與量雙方改進到相當程度以後，我們更願到持久和補充的問題。無論人和物，我們都需要源源接濟。倘使生力軍和新武器不能源源接濟，我們便沒有長期抵抗可言。」

送兒行

易君左

易君左先生爲當代著名詩人，所著岳王歌荆川讀書處等，皆係雄深雅健，意味雋永，令人神爲嚮往之作。不久前，其十四齡愛兒（名鶚字雲翔）考入福建海軍學校，父子臨別之頃，易氏特撰『送兒行』一首贈之，以當勸勵。於此五古長歌中，處處奔放着熱烈的情感，流露着救國的期許，實使任何讀者，感動至於萬分。若易氏者，洵不愧爲軍國父親矣。

送兒到宿舍，束裝何匆忙。陳峙蒙頭哭（註），使我心悽愴。送兒海軍部，匆匆換服裝。爲兒整箱篋，爲兒疊衣裳。爲兒守庭隅，爲兒繞迴廊。同榜皆少年，無如兒奮揚。籍貫多閩浙，惟兒獨湖湘。紛紛一室中，熱淚何汪汪。我獨含淚立，所懼兒心傷。爲兒攝小影，一張復一張。勗兒進學業，囑兒保健康。誠兒守規律，慰兒志四方。一毋念弟妹，二毋念重堂。兒方十四齡，前途正遠長。終軍志弱冠，請纓繫降王。汪童執干戈，至今稱國殤。人生貴立功，青史永留芳。救國卽愛家，國卽爾爺娘。爾其乘長風，破浪渡重洋。八年一轉瞬，我鬢猶未蒼。爾甫逾弱冠，學成歸故鄉。中國好男兒，易鶚字雲翔。豈僅光門楣，實足顯鄉邦。兒惟俯首語，清淚已盈眶。握手珍重別，送我出廣場。凡父所訓誨，兒皆不能忘。一語就未盡，我心已如僵。轉身向後馳，忍痛裂肝腸。明朝江海隔，父子兩茫茫。誰知慈母淚，成水復成漿。

（註）陳峙，同應考而未錄取者。

送兒行

九五

軍中寄子書

任環

任環爲明季民族英雄，於嘉靖年間，官蘇州同知，以擊侮屢建大功。少時警悟不凡，爲學先行誼，重名節。爲諸生時，大書壁上曰：「營私者無上，虧行者無親。」又曰：「充海闊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必如是始可以言士。」其志可以見矣。當倭寇熾掠海上之時，東南人民習於恬嬉，不知有兵，故雖遭寇禍，無能禦者。當道以平倭之事屬公，公亦毅然自任，乃練所統民兵與敵戰。其難更倍之；而公輒躬介冑，策馬以先，自忘其死，與兵同飲食，同露宿野草中，所得俸及上官之牢體，悉分兵衆，由是兵皆感奮合爲一體。嘗書其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故將士用命，樂爲之死，所向有功。公又善射，發必命中，矚貌修軀，昂藏如鶴，恣稔識而畏之。每望見公曰，瘦官至矣，輒引去。堪與呂夏之稱范仲淹爲小范老子先後媲美矣。公之守太倉也，以積勞疽發於背。公子爾孝請公還羣就醫，公叱曰：「吾誓不與賊俱生。幸吾疾愈而賊滅，當與共太平之福；否則惟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而已。歸以是語爾母。吾不能與婦子對泣，嶂嶂間，泯泯以沒也。」語氣與寄子書中相同，當爲此時所作，其重大義有如此。俄而賊至，公遂裹瘡出海擊之，怒濤如山。南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公獨意氣彌厲，手劍麾舟搗之，賊大敗而逃，俘斬無算。公之戰功，計陸戰則蘇州有唯亭一捷，陸涇則一捷，常熟有三文廟一捷，福山一捷，崑山太倉各有城下一捷，吳江有平望一捷，盛墩一捷，追至嘉興有石門一捷，嘉定有寶山一捷，松江有黃浦一捷，八團一捷，泖湖一捷，青村一捷，習家墳一捷，水戰則有陰沙一捷，南沙一捷，前馬一捷，大洋一捷。凡大小一百十戰，斬級五萬餘顆，保障二十餘城，厥功可謂偉矣。公之詩文，類多忠君愛國，敵愾同仇之語，如「槎泛星河秋作客，劍橫滄海夜談兵，」「君有奇才消異變，我無長策淨氛

烟，「戰罷太平方爲福，渡時安穩未爲休，」萬人學敬渾閒事，只有心兵克敵難，」皆佳句也。當時知名之士，如歸震川、唐順之、文徵明、王穀祥等，皆有詩詠嘆之，譽爲海上金城。

一

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奚必一堂哉！

一一

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鬻毯裹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幃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可與汝母言之，不必多話！

獄中上母書

夏完淳

夏完淳，字存古，華亭人。明孝幼鄭允彝之子。清師南下，允彝從總兵吳志繁起兵吳淞江，事敗，投松塘死。完淳亦參軍事。復與陳子龍等歃血舉義，爲清軍所執，送至金陵。臨別，完淳拜辭其母曰：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至江甯，望見鍾山，曰：我得歸骨於高皇帝孝陵，千載亡恨。及見督師洪承疇，洪欲寬釋之，謬曰：少年亦能叛乎。完淳曰：爾乃老叛，我忠臣，何叛乎。長笑就刑，年僅十八。所著有玉樊堂集。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卹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先期，一旅纔興，便成齋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托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雙慈推乾就溼，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思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兒，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

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肯捨。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出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功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孟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褵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懼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赴義前別父書

方聲洞

方聲洞，字子明，侯官人，世家子也。嘗留學日本，值俄警頻聞，邊境騷然，憤而與同志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期赴國難。後因解散，志不得伸，乃逢人痛論國事，謂非顛覆滿清建共和，則吾人終無安枕之日。及總理赴日組織同盟會，深相投契，與兄弟孝禮皆相繼加盟焉。總理曾任之爲同盟會福建支部部長，聲氣相應，閩人之附義者亦特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自領一隊進攻督署，事敗死之，時年二十六。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此爲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特將其就死之原因，爲大人陳之。竊自滿洲入關以來，凌辱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兒蓄此志已久，祇以時未至，故隱忍未發。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兒者，

故臨死不敢不爲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爲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鬪而死，亦大樂也。且爲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卽爲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卽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國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壽兄及諸孫在側，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茲付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書時，卽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旭孫將成人，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萬福金安。兒聲

洞赴義前一日稟於廣州城。

報國與思親

蔣中正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爲蔣委員長五十大覽揆之辰。全國民衆獻機祝壽，以表愛戴，其盛況實爲過去歷史上所未有。蔣委員長於是日發表五十大生日之感言，對於報國與思親之道，闡述綦詳，實爲民國史上之有數文字也。

中正半生憂患，革命報國之志未遂百一，而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慨自弱冠以前，革命從戎，卽受國家教養，迄今三十餘年，凡吾所食所衣與夫一切生活所需，無一不仰給於國家，亦卽無一非民衆之脂膏與汗血。中正蒙恩被澤，可謂深且厚矣。今茲又承吾海內外同胞男女老幼，節衣縮食，購機見祝，精誠相感，勗勉備至，吾同胞策勵之力與期望之殷，蓋如此其甚，益使中正慚惶惴慄，不知將何以圖報也。更念往日明師之教益，同志之扶持，與夫袍澤之患難相共，犧牲相繼，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至今戎馬餘生，覩然視息，俯仰天地，誠又不知何以爲懷。其間印象最深刻而不能一日忘者，則不肯孤露之身，自鞠育教誨以至於成年，胥唯母氏劬勞之賜爲獨多。迄今吾母之墓木已拱，而慈闈所望於藐孤以報國淑世不辱其先者，乃蹉跎而無所成就。黨國多艱，民生日瘁，復興之業，前路方遙。維歲月之不居，愧天職之未盡，撫茲時序，尤爲旁惶悚息！爰述吾母夙昔保家教子之道，藉明孤苦成立之艱，且願以刻苦自強之義，與吾同胞同志相共勉於報國之

業焉。

中正生長鄉僻，家僅溫飽，吾祖吾父，數世耕讀，勤慎節儉，薄有資蓄。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焚子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彙緣爲虐，吾家門祚旣單，遂爲覬覦之的，欺凌脅逼，磨日而寧，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旣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蘼之苦，不足以喻。當此之時，獨賴吾母本其仁慈，堅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強，保護稚弱，內而輯和族里，整飭戶庭，罔不躬親負荷，謹慎將事。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傭保猥賤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

中正幼性頑鈍，弗受繩尺，又出身孤弱，動遭擠擯。及年稍長，立志出國學習軍旅，鄰里譁異，輒相尼阻；其力排羣議，拮据籌維以成其學者，吾母也！旣聞革命大義，許身黨國，備歷艱危，戚族相戒，莫敢通問；其篤信不疑，多方委曲以壯其行，辛苦持家以堅其志者，吾母也！民國紀元，中正始有以致菽水之養，而稍慰倚闈之望，然吾年於茲，已荏苒二十有五矣。以軍閥竊國，主義未行，革命事業，屢遭挫折，其剴切申戒，勗以勿緩勿輟，貫徹始終者，又罔非吾母聖善之教也！

溯自中正九歲以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困心衡慮於家難之速遽；及中正二十六歲以後，又常以亡命生活，勞吾母之顧念；吾母惟一秉自信之堅，以再造吾家爲唯一之責任。嘗語中正，謂吾以癸癸弱癸，歷人世難堪之境，當其孤苦，曾不知何以自全，所確信而不疑者，則惟孤子之必須教養，方可有成，與吾家之必當有後，宜使之努力自助，以毋墜家聲而已。又嘗謂艱危困厄，世所恆有，而自立自強，必當盡其在我，故家世愈艱，而禮法不可不飭，門祚愈薄，而志氣不可不堅，孤寡弱小之賴以自存，舍奮勉自立，刻苦自強，更無他道。及中正矢志革命，吾母又常勉以大孝報國之義，謂追念吾家往昔岌岌不保之苦狀，即當推而廣之，俾人世無復有強凌衆暴之慘史，故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凡茲懿言，皆吾母詔示中正所以立身處世之道，中正雖勉思繼述，而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原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

中正既蒙國恩，彌懷母教，輒自檢討其五十以前之人生，究爲如何之身世？則不能不認前二十五歲乃爲茹蘖含辛，遭逢家難，零仳孤苦，困知勉行之身世，後二十五歲乃爲承負國難，顛沛困厄，動心忍性之身世。艱難歲月，逝者如斯，更不知以後是否再有二十五歲之身世，而此後之二十五歲，究不知其身世果爲如何也。由剝而復，事在人爲，察往知來，理有可信，是以中正於此，不能不爲吾同胞同志進而闡論國家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先哲有言：『國肇於家。』故家庭興廢之理，可通於國。國之盛衰靡常，正猶家之興廢無定。

其或不勝摧折，而終於敗亡，或蹶然興起，以自致富強，則悉視其國民之覺悟及努力與否以爲斷。中外古今，事無二致，而近百年間，新興諸邦艱苦復興之史蹟，尤足爲吾人今日之楷模。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亦無徒勞而不獲之耕耘，唯貴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當無不可以突破之理。以中正所躬自體驗者言：吾家當中正幼時，孤弱艱危，可云至矣；然而豪強之侵逼，能陷吾母子於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節，亦不能阻吾家自求多福之途徑。則知天下事安危禍福，罔非自致，而轉弱爲強，必資自力，明矣。

吾國自十四年國父孫先生崩殂以後，內外交迫，禍亂相趁。始則赤焰蔽天，黨國屢危，繼則外侮頻仍，東北淪陷。其間疑懼交作，謗譏叢生，民命國脈，朝不保夕者，蓋十有餘年矣！其情勢之危急淒厲，實較中正九歲喪父時童昏無知孤寡失倚者，爲尤甚。然中正猶以爲一時之艱危不足憂，公理之消沉不足懼，國力之薄弱亦不足患，而存亡興廢所繫，惟問吾國民有無勵精知恥，刻苦自強之決心。苟吾同胞皆能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僂力報國，則國家之轉危爲安，必可計日以待。而吾全國諸姑姊妹，咸能致力於持家教子，知禮明義，則於國家民族富強康樂之關係爲尤大也。以中正個人之身世而論，自孤幼以至今日，其獲益於賢母之家教與良妻之內助者，殊非淺鮮。苟吾全國二萬萬女同胞，皆能如吾寡母之保家教子，使爲人子者皆能保衛其國，豈有不能致華夏於復興之理？蓋無論國家與個人，所以競立於斯世，其道不外乎自立自助與自強。唯自

立乃有以自存，惟自助始可得人助。而國家當衰微危窮之際，爲國民者尤當察所處環境之險惡，明自身地位之孤弱，勿偏於強暴以餒其氣，勿狃於急效而亂其心，是則刻苦自強之義，更爲復興建國之要圖，所當無間始終，一以精誠貫徹之者也。

唯吾先民之教，以孝爲先。總理嘗語吾人以中國立國自有其道，不可徒效外國之皮毛，更不可抄襲帝國主義者之霸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吾中華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而孝道尤爲總理遺教所特重。可知中國立國之道，自來皆以孝爲本。唯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當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常勿貽吾父母以隕越之差。以我民族歷史文化之久遠，我不自亡，人孰得而亡我？誠使我同胞人人有『恥不若人』之覺悟，而昕夕惕勵於雪恥圖強之一念，鏗而不舍，金石可鏗，則不辱之義，庶乎得之！

中正俯仰家國，深愧職責未盡，既無以副國民殷殷之望，亦有負我寡母閔斯鬻子之勤，復何敢自信其能勝吾寡母平生保家教子者之重任，勉盡中正今日報國之天職於萬一。然而撫時感事，推小及大，所祈望於吾全國同胞以孤孽自居，以精誠自勵，共同一致，奮勉自強，以保我民族歷史於千秋萬世者，其意彌摯，而所望彌切。唯報國家之願一日不達，卽鮮民之痛一日不得而紓。是用不辭緬繚，質述此一日間之所感，用彰已往蹉跎之過，而期補贖於來茲。吾海內外全體同胞，倘不以吾言爲謬，睟然於家國興亡之道，以覬勉提挈，

參考資料

一〇八

共同致力於報國根本之途，此則中正之所大願，亦即所以期報國家民族與吾全體同胞於萬一者也！

中國不亡論

潘公展

在五年以來國難嚴重之中，有不少憂時之士，痛心疾首於國土日蹙，強暴橫行的事實，遂由悲觀而絕望，由絕望而消沉，由消沉而自視爲等於亡國之民！一年以前，竟有人著爲『中國必亡論』的小冊子在市場公然出售，這種論調當然合乎自視爲亡國之民者的口味，於是不脛而走，爭相傳誦。到了目前，全國和平統一方告實現，抗敵剿匪確有勝利的時候，忽然有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全國唯一領袖的不幸的事實，於是中國恐終必趨於滅亡的心理，更在一部份國人中滋長起來，以爲無可救藥了。

實則中國本可以不亡，但使『中國必亡論』的妖言邪說，一旦散布而成爲公共的信仰，則中國真必亡矣。何以故？總理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中國人既人人喪失其自信力，自甘暴棄，心目中都自認爲劣等民族，應在天然淘汰之列，則中國又何從而而不亡？是以欲使中國不亡，應先撲滅中國必亡的邪說，人人樹起中國不亡的自信力來，這是當今建立『心理國防』的一件大事。

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興邦。』我們在這幾年國難之中，從不見中國必亡的徵象，反而發覺建國復興之機已因國難而觸動。再就這次張學良叛變發生後二週之間的全國情勢來觀察，

更發見我國實已具備組織近代國家之必要條件。可見古人的名言至理，絕不欺人。此非空言，有事實爲證。

第一、中國民衆信仰政府擁護領袖的心理，因爲國難當前，才一天天地堅強起來。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國家從顛危衰弱轉到自強復興，一定需要一個很大的團結，這很大的團結又一定需要偉大的領袖；在偉大領袖之下全國團結一致所發生的力量，才是禦侮救亡建國復興的力量。中國民衆在「九一八」後最近五年國難之澈底覺悟，已經把一種不信仰領袖不崇拜領袖的壞習慣革除了，一變而爲信仰領袖服從領袖。此時如再有人發表對於領袖懷疑或批評的言論，凡是有民族意識的青年，絕不上當再來相信了。卽如這一次張學良挾兵叛變，無論其所持何種理由，而卽此劫持全國領袖蔣委員長一點，已鑄成大錯，完全失敗，全國上下，男女老少，無分區域，無分職業，沒有一個不痛恨叛將之喪心病狂，也沒有一個不祈求領袖之安全歸來，只要看到了十二月廿五日晚間全國國民得知領袖脫險後之歡欣歌舞，就可知民意之所在了。因爲大家感覺到德意志意大利蘇俄土耳其等新興國家或復興國家，都是在一個領袖指導之下努力成功，而我們五年間艱苦奮鬥的收穫也是完全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而得來，這是顯明的事實。我們在國難中受到事實的教訓，深知分離散漫爲亡國之路，團結一致乃復興之道，於是一切立異的高論分歧的行動，不論其如何天花亂墜，炫耀標榜，皆爲全國人心所排斥，決不許其存在於國內的。這一點偉大的成就，可算完全由於敵國外患而來的。現在，如果是服從指揮奮發有爲的中國人，就必定有中國絕不會滅亡的自信力；而經過此次西安不幸事變的測驗，全國

一致痛責張學良，擁護蔣委員長，更可以堅定我們『中國不亡』的信念！

第二，中國在近十年——尤其在國難的五年之中，國家建設有了極大的進步。我作此言，一定有人懷疑着，以爲領土被佔，主權被侵，外侮壓迫到如此嚴重的地步，非常事變又隨時可以發生，人民的生命財產常常受着想不到的摧殘，在此情形之下，國家還有甚麼進步可言？但是我仍然要說：中國在這十年中的進步，是千真萬確，有事實可證的。惟其因爲中國建設進步，所以才必然地遭受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在侵略者的心中，只希望中國落伍退化永不進步，以便好做他們的次殖民地。故領土被佔，主權被侵，外侮壓迫的嚴重，非常事變的爆發，都是隨着中國求進步的努力而來的必然的反應。可是這種反應，只能說新中國或青年中國的『難產』，而終於不能阻止牠的產生。

我們試一檢查十年來中國的進步略如下述：民國成立雖過了二十五年，但不能算真有二十五年。民四有袁世凱稱帝，接着有張勳復辟和北洋軍閥的混戰搗亂。自從十五年中國國民黨誓師北伐以後，到二十年『九一八』以前，在軍政時期，必然地須從事於安定內部的工作，剷除反動的軍閥勢力，不能做真正的建設工作。『九一八』後外患嚴重，赤匪騷擾，天災人禍，交相煎迫，而國民政府支撐危局，真是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一樣。這時，對外要抵禦侵略，對內要肅清赤匪，本來是無法做和平的建設工作；然而在忍辱負重之下，如公路鐵路的興築、水利農村的整理、金融政策的施行，輕重工

業的發展，在五年中居然能有相當的成績。此外如陸軍的整頓，空軍的充實，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更能着着進行，使國防有着小小的基礎。尤其是貨幣制度，這是障礙重重，最不容易改革的；在二十四年終却毅然實行法幣政策，統一發行，集中準備，穩定外匯，使一年以來，入超數字逐漸減少，物價漸漸上升，工商界乃有勃興之象，這就是法幣政策所收的效果。從前袁世凱時代停兌中交二行紙幣，曾經發生極大的騷擾；現在統制法幣，却收到這樣偉大的成功。諸如此類，在空前國難的緊張時期中，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之下，經過艱難與困苦，所做成多方面進步的工作，都有事實可以證明，只要我們在報紙雜誌上去注意搜尋比較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在真正統一之下，停止破壞，重新建設，還要應付風雲莫測的國際環境，絕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但居然能一件件做成功，還有着進步，所以我們保證中華民族是有偉大希望的民族。最近日本川越大使對日本新聞記者說，日本的『中國通』決不當再把三四十年以前的目光看中國，要認識『青年中國』的前途，改變對華的觀念。日本國內文化界也很有趣有人主張要根本改善對華政策，這是確實足以反映中國的進步的。美國紐約泰晤士報記者楊克氏也稱許中國近幾年來的進步為不可思議的『飛躍』，其奇蹟不下於日本明治維新。這種非常的進步，全靠兩大力量：第一是組織，中國國民黨是有目的有主義的政黨，負着責任，向着一定的目標努力邁進；第二是領袖，堅苦卓絕，任勞任怨，拿偉大的人格來感化我們，指示出光明大道。所以儘管外有國難的打擊，內有叛亂的阻礙，我們還是不斷的進步。

第三，在時間與空間上，中國與其他各國比較，與邦建國雖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但絕無可以滅亡的理由。世界上無論要辦成功一件甚麼事，不能超脫於兩個要素，一是空間，屬於橫的方面，一是時間，屬於縱的方面。有人欽佩墨索里尼能把意大利與強起來，使大英帝國也會覺得地中海的霸權動搖，不得不俯首來和她訂立地中海君子協定。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經十五年的努力，墨氏即能有此成績；我們建國二十五年所得如此，不是很覺得慚愧嗎？但是我們不能單看時間，還要顧到空間。意大利大概只有我們四川省那樣大，中國差不多有歐羅巴洲那樣大。歐洲分了許多國家，有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但是我們祖宗傳下了統一的文字，只有蒙古西藏的不同，滿洲文字已經消失了。墨索里尼領導法西斯蒂與強意大利，固然值得敬佩；但是我們老實說，中國領袖或者比人家的還偉大，我們深信墨氏能與強意大利，而不一定能與強中國，因為中國有中國的環境，空間既大，時間當然也須加多。何況國民黨真正領導中國，也不過北伐以後的十年，十年之中的大半時間，內部既不統一，又不一致信仰領袖擁護政府，在正做建設工作的時候，還受着外患的威脅，這樣國家的復興，正不知比意大利要困難到多少倍。而我們的政府埋頭苦幹，得此成績，試想我們的領袖偉大不偉大！戰後的德意志，被希特勒所領導的國社黨，在短期中恢復國際地位，希特勒真是蓋世英雄，大家也當然欽佩；但是德國的復興與中國比較，難易的程度，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計，德國的科學發達，一般民衆的智識程度，真是中國所望塵莫及。

中國自一八四二年起，遭遇外患近百年，受人家的欺凌壓迫幾已變成了習慣；德國從一九一八年才開始嘗受凡爾塞和約的束縛，所以，我們要建立國家，那裏能拿德國的時間來比較。日本是一個小小的島國，所受外患又沒有像現在中國重大，然明治維新，由衰弱而轉到強盛，前後達四五十年，所以，在中國這樣環境，如果用一百年的功夫復興起來，在整個的歷史上也不足為奇，因為一百年看去好似長久了，在歷史上不過是短短的一瞬。古人說得好，『百年大計』，『百年樹人』，可見近視眼的人不足以圖國家大事的。我們只要自己有信仰，勇敢努力，承先啓後，繼續不懈，終有達到建國復興的一天。現在綏遠前方劉匪禦侮的勝利，不過是民族復興的起點罷了，我們國家光榮的前途真是無窮無盡。我們全國的領袖縱一時因叛將的犯上作亂而失其自由，但我們早就深信革命的領袖必終於成功，反革命的叛徒必終於失敗，陳炯明之叛變總理即為殷鑒。故中國在偉大領袖領導之下，一定能夠復興，而且在復興的過程中，一定能挽回已失的威權，收復已失的土地。

我在上面指出中國絕不會滅亡的理由，並舉種種事實以證明；如果讀我文章的人都引為樂觀，而歌舞昇平優游自在起來，這與看見『中國必亡論』而悲觀消沉以促其亡之人，正是陷於同一錯誤。我們對國家前途，儘管懷抱樂觀，對中國不亡，儘管確立自信，但在樂觀與自信的同時，必須興奮緊張，戒慎恐懼地去幹建國復興的工作，這一點確是異常重要。蔣委員長在『五十生日之感言』一文內，說：『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

收穫，亦無徒勞而不穫之耕耘，唯貫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無不可以突破之理。」又說：「以我民族歷史文化的久遠，我不自亡，人孰得而亡我？誠使我同胞人人有恥不若人之覺悟，而朝夕惕勵於雪恥圖強之一念，鏗而不舍，金石可鏤。」願吾同胞三復斯言而力行之，則中國豈僅不亡，與強之基，於茲奠焉。